

清江全集

第六册止  
文终



436  
7712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清江全集

數







清江月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昆明市農會移交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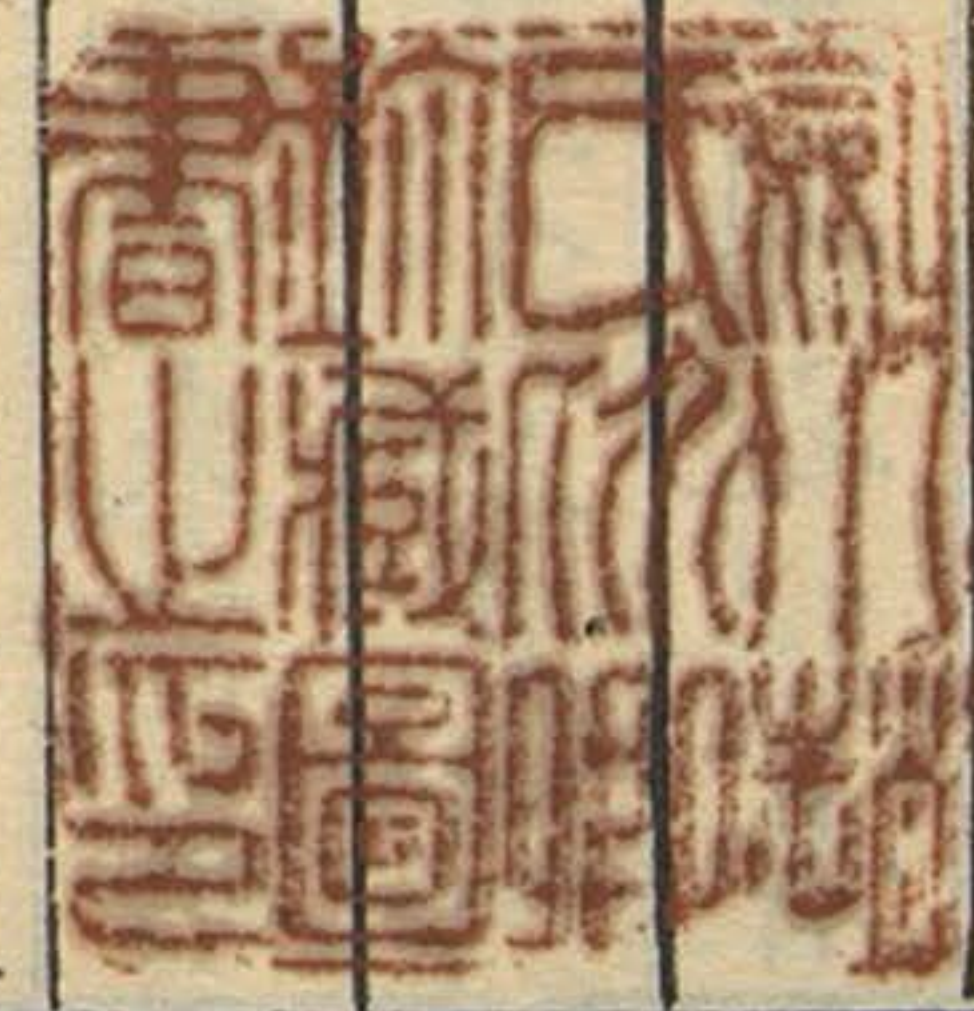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中都藁



歸耕處記



吳大姓謝伯禮氏繇雲間徙臨淮之東園築室若干楹  
 題曰歸耕處志其出而復歸而所歸非一故以處言之  
 云初余遊九峰三泖間嘗愛其俗務本而好學故無不  
 耕之民無不食之地而諸謝雄蓋一邑比古之秦陽時  
 伯禮自松江別駕歸亦耦田夫野老於隴上不以為耻  
 焉蓋耕而仕也進而行吾道仕而耕也退而求吾志出  
 處一致也元季之變大發州郡丁操兵以從征伐遠近  
 騷然雖欲耕而不可得者非獨三吳為然已今天子受

昆明市農會移交圖書

清江文集卷二十五 中都藁

燕翼堂

命削平宇內卒復於伍民復於廬農復於田工復於肆  
皆歸之道也乃越在二千里外積十年之久出入東園  
不啻九峰三泖時遂將老焉出而歸歸而耕又奚局於  
一方也一日會於中都屬記於余且言向之功而爵者  
不得田吾田爵而醢者不得田吾田獲田吾田而不失  
爲農者五十年固無功而爵之榮幸而免於爵而醢之  
禍天之厚於吾者多矣輟耕之頃談話東阡西陌之上  
以爲鹿門之龐德公柴桑之陶靖節庶幾尚友於千載  
歟或者方病其勞苦而祁寒暑雨之弗堪也舍耒耜去  
南畝汲汲焉營斗筲之祿摩肩疊跡於朝曾不監其得  
失宜乎長往不來者所以深詆之則爲吾東園之歸者



幾何人也歲既登矣吾亦可休矣於是釀酒擊鮮合族  
人父老酌以相勞酒酣輒起而爲歌歌曰有田膺膺於  
淮之澣既畚既播復膏以雨我稼之芄芄兮使無食於  
蝨兮於以樂歲之屢豐兮衆皆擊器和之其樂爲何如  
哉余聞而壯之雖未能遂其歸如伯禮喜見若人於千  
起萬滅中可謂爲農之久知農之深而超然獨高已姑  
序其事并錄其言爲歸耕處記

岷思軒記

余之分教中都也詔選國子生十人副之行而首選永  
嘉王廷采焉廷采母卒久矣一日讀詩至魏風陟岵之  
二章曰陟彼岷兮瞻望母兮爲之潛然泣下曰吾又何

望乎雖然人之於親至死不窮乃以思名其室而上加  
屺者義繫於屺也義繫於屺而其思有二余從而論之  
夫父子兄弟處乎一室其入也相守其出也相從豈非  
天下之至樂而一旦有事於四方自燕而南自越而北  
跋履山川之險蒙犯風露之久其有不思者乎此離而  
思也離而思者猶望其歸而不至於長思也或不幸而  
有故焉則又何如邪此沒而思也沒而思者終其身而  
已矣廷采之於母沒而思者也莫親於父母惡忍忘於  
既沒哉惟其生甫十月而鞠於姑宜不知有母也及長  
而好學其季父子之宜不知有父也年幾三十而始克  
復正且以喪母之爲悲其心同乎陟屺之孝子而事則

不倫矣步已之孝子見於詩者自父而母自母而兄及

不倫矣陟屺之孝子見於詩者自父而母自母而兄又  
設爲父母之辭欲其無已無寐雖思而不過於傷也若  
廷采者以其有父焉吾尚及事之而不及見吾母矣吾  
寧不悲乎於是掇取二章以表其志思尤切於陟屺之  
時也嗚呼風氣日漓教化不行朝死而夕忘之者汨其  
天而不復曾弗若鳥獸之有知矣余幸見若人於所不  
得見故因其出於一本而不可已者反覆爲之說如此  
非以其多乎道之爲異也抑豈以是爲多乎道哉觀者  
尚興起於孝使不淪於薄余固有錫類之望矣於是乎  
書

來鷗亭記

震澤而下其水匯於華亭爲三泖民多環泖而居有姚宗文氏結亭一所以據其勝下俯平波萬頃而白鷗千百爲羣題曰來鷗亭繪而爲圖述而爲文者亦旣侈矣復求記於余余觀飛動之族不一而鳳爲鳥之靈者也鶴爲鳥之仙者也鷗爲鳥之間者也鳳一出千歲其來以德鶴一飛萬里其來以類若鷗者無鳳之文采無鶴之音聲出沒波濤之中下上洲渚之間未始爲人之所畜人亦弗之畜焉惟江海之士日從之遊以其無心也不然則不來已大抵天下之物以無心而相感天下之事以無心而相成海翁之鷗不足言者必若宋之魏公韓忠獻歟海翁無爵祿之慕無聲譽之求而狎鷗於渺

茫者宜也公歷事三朝出受經略之寄入居匡輔之職  
前後五十餘年至陶萬物於太和措宗社於盤石雖古  
臯陶稷契無以過之顧以狎鷗爲號又豈矯情而誣俗  
邪蓋其卷舒進退舉任於道非有一毫與乎其間所以  
樹大功定大事皆出於無心而已使如患得患失之徒  
挾數以爲能矜功而自許惡知鷗之可狎也哉此吾高  
魏公之爲人不翅海翁忘爵祿聲譽之累而與鷗相忘  
者鷗寧沒而不爲之來乎今宗文闕而不試放於閒適  
亦有鷗之逸者其爲海翁爲名臣魏公未可知也燕坐  
之頃四顧無雲九山前起遙見雪影翩翩來於空青之  
外悠然自適殆非海翁之所知已余將老而東歸道出

雲間艤舟亭下尚當尋盟於未寒云

來德堂記

平陽林與直既葬其大父文卿於縣治南九十里之茅竹里築亭若干楹於墓側歲時既祭而燕合族人於此焉間請名於余按其先世爲泉南人在唐有福唐尉攢母死廬墓致白鶴甘露之應事聞詔立二闕於墓前號闕下林氏五季之亂舉宗七人徙平陽而散居焉四溪其一也由四溪而下嶺又析爲二族居嶺門者有宋參議公某則與直之始祖也參議公之後爲大諫公某大諫公之後有知道州望之望之生太玉元初爲建寧教授歷官至建德推官而文卿則太玉之季子重然諾寡

言笑以與時。义牙不仕而隱。工鼓琴。暇則抱琴往長林曲水間。作秋鴻操。一曲觀者以爲神仙中人。年六十有五。終與直之少也。其父彥暉。出遊吳越。故常依之以居。而朝夕有戒。出入有節。旣長。從師講學。通春秋大經。洪武八年。至京師。補國子生。遂升上舍。皆文卿之教也。志曰。百歲之計。來之以德。攷其前後。而知善於計者。請以來德名之。乃進而告曰。東南之強宗大姓。位非不尊。而畜非不厚也。或三四傳而覆。而近者一再傳而已。其能綿延五六百年。歷十有餘世者。豈非繫於人物歟。譬之場師之木。尺寸而長。至於參天蔽日。豈一朝夕之所致哉。其風雷之所排。霜雪之所虐。吾不知其幾矣。惟封之。

固而漑之勤其本旣強而不爲摧敗偃仆如此君子之於德也亦若是焉存於方寸之中而施之天下之廣積於數百年之久而發於一旦之間視彼區區祈天而不獲則怨天責人而不報則尤人何異不賈而求贏不稼而求獲者哉若福唐至大諫公而始大大諫至道州而益顯文卿又能不廢前人之德而及乎與直故知向之有位者不能世其官厚畜者不能享其利而積德之効出於理之必然焉可誣也則後百歲而爲計者又在彥暉之父子益厚其積亦若爾祖爾父焉人物之盛當不止於此而林氏之福德其來烏有涯也哉旣名其堂復爲記以勗之



巢居記

隱者巢居子築室城東門外廣容一席客至輒促膝而坐且夸與客曰鳥巢於木而吾之室寔類之其下平而不斨其蓋朴而不斲疎之以來清風密之以禦天雨前有玉山旁紆大川挹朝光於東隅納星月於夜牕此吾之所居奚翅一巢也於是而偃休於是而嘯歌泰然自足不知其爲陋也復仰而思之彼富貴家崇墉屹屹焉廣廈渠渠焉其與吾之巢又何大相什百邪且厚積以爲寇之招外楨而爲鬼之瞰曾弗若吾爲巢之固而安也客乃蹶爾而笑曰彼徇於物者也子亦未能忘乎物也子以其奢爲病惡知不以吾之陋爲病歟子以其陋

爲樂鳥知不以彼之奢爲樂歟其趣旣殊而是非蠶起  
曷若忘彼此而一之也忘彼此而一之則孰爲巢也孰  
爲非巢也渾渾乎太古之天熙熙乎太古之人也子以  
爲何如遂起而謝曰吾之所未及也請書爲記巢居子  
者番陽周克復氏客爲樵李貝瓊也

翠屏軒記

睦大族葉明遠氏居壽昌之茗塘羣山旁圍一水中亘  
而東北一山却立千仞者曰屏風山乃築室其下爲遊  
息之所題曰翠屏嘗命其季國子生焱求余爲之記未  
暇復也及余來中都焱亦與諸生奉旨分教州縣之子  
弟遂至臨淮復申其請焉則爲之說曰山之類屏者非

一若二華之在關右羅浮九嶷之在湖外赤城天姥四  
明雁蕩之在海隅連峰沓嶂上接霄漢然皆不以屏目  
之惟九江匡廬則有屏風九疊與壽昌之山亦名屏風  
焉彼固不可槩以一物者或斷或連或起或伏有上銳  
如劔戟之列者有突怒如蛟龍屈盤者有效竒獻秀如  
青蓮萬朶風飛而獸舞者又可專以屏言之乎惟屏風  
九疊出於千巖萬壑間與香爐五老相參其曲折之狀  
可想已壽昌之屏風山闕於僻壤雖不得爭雄匡廬而  
遊人寓公亦無至而玩之發於文辭以表其靈異豈非  
造物者將待其人也乎大抵天下之奇觀未必專於一  
方二華羅浮九嶷赤城天姥四明雁蕩之外其扶輿蜿

壇之所鍾者烏可限乎南北邪苟得其趣於煙雲吐納之時春嵐秋色之變猿鼯禽鳥之情卉木葩豔之發固不待窮周王之轍跡道秦隴上天台浮瀟湘洞庭而覽其勝則翠屏不異匡廬之九疊已吾何爲之左右焉然明遠父子托於林壑之久宜其出入上下屢見飫聞而且好之不已傳曰仁者樂山斯可謂之仁矣柳子記馬退山之亭有曰以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則其儉亦可知矣雖然君子之於物豈徒爲耳目之玩哉焱嘗講易於家而求聖人畫卦假象之意抑觀地中有山之象則知褻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乎觀天在山中之象則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至如虛以受人懲忿窒欲

何莫不取乎山澤也由是而進學焉將與翠屏拔於丘

何莫不取乎山澤也由是而進學焉將與翠屏拔於丘  
垤之卑而山亦因之益勝視境中所謂錦峰繡嶺者何  
如邪余老而縻於官未得如明遠放浪物外一登翠屏  
之顛招安期挹盧敖而徒彷彿其寸碧於天際慨然遐  
思而已尚懼辱於山靈而勒移謝客也於是乎書

風木亭記

國子生平陽董璠蚤孤既葬父伯高築亭於墓左題之  
曰風木取韓詩外傳記臯魚之語云初伯高撫璠甚勤  
而教之有法時年甫十二猶未知也既長而有知思報  
無窮之德而抱無窮之戚矣此亭之所以作因求記其  
所謂風木者久未復也洪武八年春余分教中都復與

璿俱且申其請乃爲之說曰木之性恒撓於風子之心恒奪於天此古今之所悲而臯魚至於哭而死也然余不足於魚焉漢毛義捧檄而喜義豈喜得一州縣哉蓋爲親屈也苟知爲親屈則不暇於擇祿而魚去親之久事主之難旣困而歸自稱其失有三又何及邪孔子門人聞而歸者三十餘人則以魚激之且懲其過也雖然莫尊於親莫大於養親顧菽水之薄或缺於前而三牲之具不必享於後所謂事有不可全人有不可強者風木之感爲何如邪非特一魚而已今璿志同於魚而無其三失惟以死而厚於祭也孰與生而養之薄死而致其哀也孰與生而樂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

長收墓下登新正也時金州而印靈先焉非回曰願人安

其哀也孰與生而樂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

展敬墓下登斯亭也俯金洲而仰靈鷲徘徊四顧又安  
得起吾親於九京歟此尤足閔之也嗚呼彼一時富貴  
者居有華構出有輿馬饜梁肉而襲綺紈者皆不肖之  
子弟曾弗悼其親於旣沒不及事之爲戚如璫者此又  
魚之罪人而世亦莫之怪已豈不重有所感夫

居易齋記

學必志於君子而君子之事居易而已吾未暇極論古  
今之人始舉其所可知者捉襟而肘見納履而後缺非  
曾氏之居易乎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非孟氏之居  
易乎彼二子者烏知貧賤之爲約富貴之爲泰也處約  
必餒而不知其爲約則約而泰矣處泰必盈而不知其

爲泰則泰亦何愈於約哉分定故也而世之常人苦其  
貧賤而欲去之則不能安吾之分矣終亦莫之去也羨  
其富貴而欲求之則將踰彼之分矣終亦莫之得也鮮  
知居易之爲事而爲君子之所爲者然亦不可責其爲  
君子也三衢魯濬文氏乃及於此蓋亦千百而十一歟  
一室蕭然日讀書其中而無一毫外慕意余固嘉之且  
求爲之記故告之如此抑求之中庸子思旣言居易行  
險爲君子小人之辨矣復引孔子之說曰射有似乎君  
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蓋必由是而進焉不然吾恐  
未免於苦貧賤而羨富貴姑假之以文其怨悔而於自  
反之功未至也苟知自反則無往而非居易矧是區區



者邪濬文尚勗之

瓜田小隱記

昔東陵侯邵平當秦既亡遂去之青門老於種瓜吾嘗  
論高帝入關初秦人迎而降者已知有漢而不知有秦  
矣至天下大定則相率爲臣如張蒼之徒亦何怪哉平  
獨不忍背君而汙其身去東陵之封如脫屣而甘心瓜  
田之中是知有秦而不知有漢也宜歷千百世之久風  
節凜然與西山餓夫同一高已談者且以前之侯也其  
富貴如此後之種瓜也其貧賤又如此爲平一身之榮  
辱得喪惡知平者乎雲間邵子振氏平之後也徙居臨  
淮之東屯扁其所曰瓜田小隱豈其風流猶有存者歟

余與子振爲師友故知之爲詳邵氏自翠巖至於雪溪自雪溪至於浦雲而及子振之父簣谷一門四世其盛何如邪及運革事殊破萬金之產乃從農夫於隴畝可謂有平之氣象固知貴賤無恒猶天之寒暑不足爲吾之戚欣而泰然自足歟是可嘉也故爲之記

慎獨齋記

昔人有鼓琴者坐客聞而去之以琴有殺聲也時見螳鼓臂搏蟬其心一動使純古淡泊忽變爲殺伐而人已知之則雖至密之地可以欺人乎人不可欺由吾之情有不可隱也或者肆其巧詐欲欺天下之人以爲不吾知也豈不悖哉是亦昧於君子慎獨之戒矣嗚呼日月

矢也豈不博哉是亦昧於君子慎獨之戒矣嗚呼日月

之明未有過於獨者故君子恒察乎方起未形之機儼  
乎若神明之臨也凜乎若師傅之在前也其慎之如此  
惟求之於不欺而已余之鹵莽滅裂何足以及此而國  
子生建德王以寧氏顏其讀書之所曰慎獨數求余爲  
記因舉所聞而論之抑朱子示學者體道之功莫切於  
慎獨及其告君也復卷卷進其說焉誠以應事接物本  
乎一心使公私邪正交戰於中互爲勝負則施之家國  
天下必有不得其當者惡可忽於不見不聞而弗之察  
歟曾子子思以是相傳而發於先儒者亦旣詳矣竊閔  
夫僅知用力者不勇其朝暮之爲不善者人雖知而無  
忌矧望其能慎於所不知乎此余所以益歎世道之衰

心術之壞而嘉以寧知爲學之要也以寧苟於獨而慎之善吾守而不失惡吾制而不行庶無一事之不慎所至又可量哉尚以余言勗之繫之以詩曰

吾處暗室若謂無人人雖不知敢忘事天至隱而見至微而著奚翅十手神明是懼惟操則存惟舍則亾奚翅六馬奔逸是防所以君子察其所發苟不自欺善惡攸決嗟以寧氏必慎於斯仁義之充寔繇是基我作我詩匪僞之飾朝夕監之尚勗無斁

桃花流水記

桃花流水非出武陵之桃源者國子博士會稽錢公子予築室蟠龍山下有水盤回曲折遂以其地擬之桃源

也按桃源爲天壤間絕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之今桃源州桃川宮南一里是也寔武陵八景之一陶淵明記蓋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後好事者輒言其爲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怪哉然自秦以降更王迭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死於賦者十六七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年之久理亂不及於耳榮辱不加於身以神仙目之亦非過矣及晉太原中漁者旣至而出其道卒莫之塞則人民始病而風土亦壞今且同於他境長荆棘而伏狐兔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於城郭囂埃之外如王維之輞川李白之匡山杜甫之錦江孰非桃源之勝而白之見於詩者亦

有桃花流水之語奚必桃源之爲桃源也子予之意殆  
與此同已當其暇時徘徊水曲或坐石而釣或倚樹而  
歌其景無窮其趣亦無窮也則以林壑未有過於桃源  
而桃源不待往求而在是矣彼汲汲於貨利之途而棲  
棲於權勢之門者烏足以知其超然物外爲高邪初子  
予在京師時常屬余記之余因告曰公由布衣徵爲國  
子助教方朝而入暮而出未宜戀寬閒寂寞之濱也姑  
俟其歸越四年爲洪武十年乃獲請老於朝而桃花流  
水果爲其所私矣不可以不復者故書其說以寄之異  
時將躡屩而往侯公香爐玉筍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清江文集卷二十五 中都藁

七

燕翼堂



清江文集卷五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中都藁

遊山詩序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季秋月朔余休暇無事與典簿永加裴中國子生陳芳林與直王綬董璠林岳洎余季子羽出甲第坊迤邐北趨四五里地勢隱然而隆岡連嶺屬寔萬歲山麓之旁殺者置關於上所謂東市之咽喉也余嘗往來而未暇出入上下以窮其勝是日也天風颼颼雲氣行空中類萬騎而驅乍疏乍密日光吐而復翳始懼其將雨倏排而去之萬里無滓端倪呈露行者欣然皆喜乃升高而望之連山拱其南長淮亘其北蓋

其地即春秋之徐漢爲鍾離隋置濠州逮上之龍飛改名鳳陽而都焉其東則獨山屹然一柱孤撐上爲司曆者觀天之所距獨山東十五里爲臨淮崇墉峩峩車馬旁午人之豐樂可想也其西八十里曰荆山與塗山對峙天外志稱山產美玉卞和以獻楚王今玉坑尚存荆山之南則爲魯山金碧起伏若走海濤而至於皇陵信神氣所鍾誕生聖人爲中國人民主非偶然矣蓋自開闢距今越千萬年而豪傑起淮泗間如王霸之輔漢魯肅之相吳固不足方今日之盛而肇大業於東南也時宮闕未營朝市之位已定四十八衛列營左右統以大都督府焉牛馬遍野禾黍紛敷偉哉天下之壯觀矣又

行山北二三里許過雙井黃先生先生東甌大族守官  
鳳陽者五年聞余至遂延於退休之所地閒寂無市聲  
少焉設芳醴薦嘉肴衆亦懽然而留更起步爵劇飲無  
算遂至大醉而罷乃循東山歸路尤峻絕怪石虎踞雜  
樹蔥蒨於是列坐石上者久之惟綬臥不能起膳奴掖  
之而行因顧謂諸君曰余自去年春分教中都生未嘗  
一日舍所事而出遊或出遊輒以風雨止今幸償其願  
而天復假余之美景如此覽山川之勝盡主客之歡使  
忘鄉土之思不可以無述也盍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  
賦詩規重遊於異日歟衆曰善越翼日詩旣成什余爲  
之序且錄寄雙井云

滄洲一曲志

華亭大姓邵文博氏治圃楊溪居第之東偏垣而環之  
鑿方池廣以一畝錯置巨石相爲經緯類十洲三島之  
狀而竒峰萃然特起如神人出珠宮疑有雲氣昏旦上  
升焉觀者以爲成於造化也乃度地相方構堂若干楹  
坐挹其勝循池而北則因高爲亭風櫺月檻尤極宏麗  
老檜參天修楊夾道不知有三伏時由亭左行百武又  
爲小亭可坐五六客以待遊觀而憇者小亭之西五十  
武亦如之中闢塗屬於北垣有軒在萬竹間曰綠陰軒  
之下溝以通衆水之來鏘鏘有聲曰流月其西軒曰樂  
琴書合而名之曰滄洲一曲以記稱滄洲在瀚海中周

琴書台石名之曰滄沙一曲以訖稱滄沙在瀟海中周

回五萬里其人千歲不死有飛樓涌閣皆金銀氣有琅  
玕之產紅鱗白鳳所集中國之人莫能至者此雖廣袤  
不同而外旋大澤中俯平野彷彿其一曲已戶者謹局  
鑰非魁人碩士鮮克造是且不遠二百里招徠余誨其  
子麟書暇輒往時十月始寒風高氣烈而海棠數本花  
爛漫如春於是置酒命客共酌於下自晝抵夜圓魄中  
天微雲盡歛二小姬出彈箏歌以和之極驩而罷恍然  
出埃壒而超鴻濛也後值兵變余挈家南還樵李回思  
其所猶歷歷在目每稱東南之雄於賢者非一而能有  
林壑之趣莫若文博焉洪武六年余起爲國子助教越  
二年又奉命分教中都生涉江泝淮遇麟於道從而訊

之則文博已沒且徙家臨淮之東屯而圃復湮爲荒煙  
野草矣爲之潸然涕下後數訪余成均因言去鄉里七  
年固不得守丘墓爲戚近築室平岡之下獨與母居藝  
其地有秀可擷漁於川有鮮可食其適無異昔之滄洲  
一曲故揭舊名于楣先生幸志之余惟隨遇而安者必  
有會於心而不繫於境也若文博之居雲間也以其地  
爲滄洲則山川是乎否邪今麟之居濠上也亦其以地  
爲滄洲則池臺是乎否邪人之常情恒由境變苟會於  
心齊之爲一致孰非神仙之所居邪然文博當全盛時  
極耳目之玩視滄洲之樂不啻也麟方辱於流離轉徙  
而不易其樂非讀書求道而幾乎達者能之邪故詳錄

人記之且寫感念思昔之意凡廢興之亦尙有徵於所

以記之且寓感今思昔之意凡廢興之跡尚有徵於斯  
云

葵軒記

歐陽文忠公記洛陽風土稱其花直五千雖出於越者  
不能與之角蓋混淪磅礴鍾其妖於中國使人狂走爭  
觀其美不足稱也有可稱之美者葵乎葵易生而不以  
其地後開而不以其時無一本五千之直人皆棄而弗  
視至於傾陽以庇其本皆未有及之者故余好之甚於  
洛陽風土所尚不知者非其昧高下之辨所謂黜西子  
而尊無鹽其亦弗之察耳旣而思之葵猶傾陽人有君  
而可忘哉唐杜甫落落不偶間關兵馬之間至奉先所

述引葵自況人之葵已計當時勢位之尊顯融一時者  
何可勝數祿山破關中忍忘所事而北面臣虜則如葵  
之傾陽抑何尠邪嗚呼物有不可奪之性所以異於物  
人有不可回之心所以異於人然貴非所貴而賤其所  
可貴寔天下古今之同病非獨葵也可不重有所感乎  
吳門儒者金德璉氏讀書之所左右種葵百本不雜衆  
卉題曰葵軒寄意深矣累求余爲記故論之如此雖然  
余與德璉同爲國子助教五年託於清光之下尤爲葵  
之幸者視杜甫徒懷耿耿而不白於世以終蓋相萬也  
尚益厲其如葵者毋慕彼區區以色悅人爲妖者

具慶堂記



禮部尚書毘陵張公惟中有先府君錫山之居第而顏其堂曰具慶記未有所屬也乃馳書中都爲請余辱交十五年而知之爲深其居錫山也與弟安所奉府君止齋先生於旣休之日府君神完而氣充以享滑甘之養此其可慶者一也及惟中以明經選遂首東南計偕之士而遠近以爲榮此其可慶者二也至於元季兵變州郡咸苦於殺戮焚燒而毘陵當南北必爭之地人民幸而免者纔十一父子兄弟固不能保其俱存也惟張氏不及此又可爲慶者三也嘗讀楚茨之詩其曰莫怨具慶不過述公卿有田者旣祭而燕之一節耳然同姓之親所以交相愛而更相頌者豈果在於牛羊歟豈果在

於鐘鼓之奏歟蓋有足於內而發於外者也較茲三者其小大何如哉特取其語以明之而已止齋旣沒兄弟之友愛尤篤具慶之樂先後猶一日焉大抵人之恒情莫不以富貴爲事惡知有重於富貴者使惟中不得事府君而骨肉離散死亡雖今起爲侍從官高車駟馬赫然一時亦豈其所樂乎斯足驗其種德之符若有神明庇於冥冥已故邑中爲之歌曰積之旣厚慶必從之翁壽且康鶴髮龐眉讀書有子亦旣先登如稼而獲如賈而贏三吳繹騷兵鬪於疆內人火居號呼出亡嗟公一門克完以安歲時伏臘更賀交歡吹埙吹箎如春之和鄉人之榮鄉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

總人之榮總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

有不可同者繇其出於天而非人之能致也止齋有其  
福而慶之於前惟中又能延其福而慶之於後繼繼繩  
繩將有所勸而不替矣因叙其事并錄其詩爲具慶堂  
記

### 活水軒記

活水軒者山陰儒者張德麟氏遊息之所也德麟早歲  
負奇氣以與時义牙遂去講學鑑湖之上十有餘年所  
蓄益大所造益精矣又取乎水者示其不息之義也翰  
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爲作古篆三大字以貽之且求  
余爲記辭弗獲乃復之曰天下之水不一而谿谷之所  
洩池沼之所蓄乍盈乍涸曾不及乎朝暮未足以爲觀

也必觀水之大者乎水之大者其出有源江出於岷河  
出於崑崙漢出於嶓冢濟出於王屋淮出於栢桐其本  
既盛則前之往者不止而後之來者不已故狂瀾巨浪  
日益月高浩浩汙汙破山走海孰得而禦之苟爲無繼  
惡能盡其奇觀而亘古亘今若是邪故孟子曰觀水有  
術必觀其瀾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學者宜求其道  
矣嗚呼道之廣大淵深非一曲之能盡亦非一物之能  
喻而可見者莫過於水焉然言者或昧其大經大本此  
百家之說雖多而皆不及孔子孟子唐宋之文雖盛而  
皆不及程子朱子以其如江如河者茫然未睹所睹者  
特谿谷池沼而已也不亦悲夫顧余之淺陋何足以及

此邪姑因而發之耳雖然梗於木石汨於泥沙水從之而壅矣決之而流亂於術數軋於功利道從之而隱矣絕之而明是不可不致力於正學而無惑於彼焉使處膠膠擾擾之中沈溺以沒身者固未能至而德麟有志於道殆過尋常萬萬必將浚其源而達其流庶幾不局乎小而有以充之至乎大豈徒資其文辭以極波瀾百態夸耀於世爲工哉此余之所深望也是爲記

宜晚堂記

越大姓江濬遠氏世居奉化之黃甘里地勢斗絕四山環拱而南屏一峰嶄然特起狀類玉几上可坐數百人下有東西兩溪合流至長溪折而入於鄞江又有日峰

時其左剡水紆其右蓋四明形勝之一濬遠又據其勝  
焉六世祖某宋保義郎子怡齋由太學上舍試補臨安  
教授至濬遠克世其學早受知中朝士大夫舉秀才歷  
官至福建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官以憂家居而代革勢  
殊矣因葺舊廬中與之堂題曰宜晚日肆意圖書而不  
復出矣介趙公木仲來求記乃爲之說曰山之秀也宜  
日之晚木之茂也宜歲之晚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  
晚固異乎旦矣歲之晚固異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  
壯矣而以爲宜者何也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  
晚而益智豈不宜乎初濬遠汲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  
淮上太行觀黃河風波之險阻冰雪之慘栗未嘗憚其

勞苦焉是亦宜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思慮深而血氣衰回視向之銳於進者孰與鈍之久榮於前者孰與困之全於是盤桓林壑之間嘯傲風埃之表尤爲宜也夫退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怠而馳騁四方之志施於旣耄欲與新進爭前則暗濬遠者視彼溺於利祿顛仆不正之徒相去奚翅千萬乎由是觀之山也木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尤宜乎晚如此使其悼懸車之景促痛凋落之將及以爲非人之所宜者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余嘉其爲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樵李南五十里爲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築室

若干楹而水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番陽周  
公伯溫以大篆體爲書三大字復馳書鳳陽屬記於余  
初余主顯道嘗愛幽湖之奇勝蓋脉絡自南湖來洄而  
爲狀旋而爲渦至是左右回抱青停黛蓄尤形勝之所  
萃焉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懼渙散旁流則弱而易  
狎又何足以爲奇勝也觀其方春雨止波瀾浩浩與天  
相涵不見洲渚而王睢翠碧往來其中景之觸於前者  
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衝風不起顛倒星月而  
舟人漁子擊榜歌呼景之會於心者又何如也方全盛  
時竝湖而居者非一飛樓湧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  
而堂據一湖之要蓋有無窮之趣焉時方縻於王事遂



舍之而去客京師者二年分教中都者三年汨沒埃壘  
之中未能有其一曲以從耕釣而徒懷想於二千里外  
今爲顯道之所專也按朱氏世爲樵李人其始祖某宋  
文林郎侍料院官其子思明仕元爲進義縣縣尉轉嘉  
興縣錄事司判官思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  
逮顯道已四世矣今一境旣剝於兵此堂復葺而新之  
挹空翠於几席之間來清飈於嘯歌之頃固可以盡四  
時之樂益見文獻之家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業攻  
醫得九鍼補瀉法於金華王瑞菴寔出竇文貞公之傳  
故非一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人賴以全者甚  
衆則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

清江文集卷之六  
一  
後益隆不替非止於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艤舟幽湖  
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一樂堂記

華亭夏盟氏有二親年俱七十而兄莊亦五十餘因顏  
所居之堂曰一樂取孟子之語也介前松江通守謝伯  
禮來謁余爲記嘗論樂之爲事非一又孰與乎父母兄  
弟相從一室之中哉大抵天之數恒不齊人之心恒不  
愜使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天下之至樂亦天下之至  
難也夫求至樂於至難誠千百而十一耳然則珠玉不  
足以爲侈聲伎不足以爲悅輿馬不足以爲盛惟幸父  
母兄弟之全者豈非彼之所樂在於人爲小吾之所樂

出於天爲大乎盟之得此蓋一門所積旣厚故多壽考而無疾病夭傷之患又處斗絕不爭之地雖海內連兵累年亦免於離散之憂不然何其致人於所不能致享人之所不能享耶殆非偶然而已自今以往奉湫瀨於朝暮相倡和以爲驩奚翅春臺之熙熙也嗚呼蓼莪棠棣之詩極推天倫之所當重反覆讀之特病斃然孑立無以遂吾一樂之私奈何禮衰事親忍於骨肉者常接迹於世人心風俗之壞至於如此不亦悲夫故於盟尤有所不能已且重余之哀傷感慕也烏可以無言乎初盟之父原父從天台李東臯先生遊壯復受經於同里錢公伯全薦紳之士咸稱之產雖纔及中人而聲譽藉

清江文集卷之六  
一  
藉布於遠近盟又能厚其所親不效於外物固賢於衆  
人已雖然孟氏之言三樂惟仰不愧俯不怍爲君子之  
當自盡者苟不至乎不愧不怍雖處父子兄弟之間亦  
未能樂其所樂也尚勗之哉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台王蘊德氏藏修之所也蘊德嘗受詩舒  
可立先生科舉廢遂一意於古文求進於先秦兩漢故  
取昌黎韓文公之語自厲云番陽周伯溫爲書三大字  
復求余記之乃爲說曰射莫善於羿而天下不能皆羿  
也工莫巧於般而天下不能皆般也唐宋諸家通習六  
經出入諸子亦皆志於古而恒苦其難者時旣不同才

復懸絕惡得強之以力哉蘇黃門曰文不可學而能氣  
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而爲河漢旋而爲風  
雨薄而爲雷電列而爲五嶽激而爲海濤人得之發於  
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  
所著不期於古而古雖有高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竝  
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傑乎往往取其書熟讀詳玩大  
抵立言不在於蘄絕刻削而平行爲可觀不在於荒唐  
險怪而豐腴爲可樂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  
苟有志焉亦猶射之必爲羿工之必爲般庶乎其不遠  
矣若蘊德者其志如此宜將高視無前而不足於今歟  
雖然高堂邃宇孰與古之櫓巢齊紉楚練孰與古之羽

皮玉杯象筋孰與古之汙尊杯飲哀絲豪竹孰與古之  
土鼓柰何浮華之習崇敦樸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茅  
茨則陋而不合於制尚有虞之瓦器則樸而不適於時  
悅周文之卑服則儉而不盡乎飾奏軒轅之雲門則淡  
而不諧於音矧文之變而下焉使班馬馳騁其間則必  
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君奚志於古邪  
懼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余坐是蘊德復蹈而  
爲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請而極論之  
第愧於古人者海之一螺未及盡夫道之無窮也其尚  
擇之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彥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爲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重地一旦疑其爲變命祐往察動靜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人苟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口保之坐是失官旣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時祐非私於彥卿寔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之過而彥卿免讒構之寃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賢嫉功盡斥異己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陰賊慘酷何如邪乃嘆其子不足相副

當燕而罷曾不反求諸已其後卒褫爵廢棄秦氏遂衰  
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又如此可爲百世之龜  
鑑已故君子莫不稱祐不邀近功至檜則皆怒罵欲食  
其肉然如祐之所存者恒寡而放檜之所爲者往往有  
之豈其性甘爲豺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爲不足信也不  
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熙謙和氏以晉公爲法顏其所  
居之堂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  
介工部主事彭德修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爲  
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固人之常情勤則始終無間焉  
以木觀之封其本而枝益蕃去其蝨而寔可冀蓋有出  
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未寒而名滅哉



覽者宜有所勸是爲記熙荆國文公十世孫讀書好古  
有長者風爲鄉里所推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mostly blank or extremely faint.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昔余僑居海昌之黃灣嘗遊百丈山將循龍湫而歸天  
黑失道宛轉深林亂石間逐螢光而前足爲之兀目爲  
之瞽遂抵野人之廬宿焉旣而天雞三號日車自海濤  
中出起而覽之六合之內可見毫髮蓋旦而東夕而西  
西則淪於地而萬象俱晦旣東則白矣古人從時作止  
則向之所苦委身無人之境以觸虎豹蓋俟天之方旦  
邪於是與客酌酒相慶且論世之否泰亦日之夜旦宜  
即一日之近以求一世之遠乎自周之遷歷春秋戰國

則既昏而白於漢自漢之亡歷南北六朝則既昏而白於唐五季大亂已極至宋始白而禮樂文物爲近於古宋訖而中國復淪於夸狄君子於此蓋深傷之必有繼宋之白於百年之後者越二十年而大明肇興四方萬里莫不瞻其景氣之新農夫野老相與謳歌田里以爲一時之快焉余既喜其言之符嘗欲爲說以著其無往不復之理有不能已者屬病未果而姚江虞玄佐氏有讀書之所題曰東白命其從子今監察御史魯瞻來謁記乃書以復之異時尚當相從江上觀瀚海扶桑之勝猶能爲東白之賦是爲記

復古堂記

梅川爲餘姚之勝處士虞玄佐氏居焉凡自邑而往者  
逆折行數十里而山石林木皆古人民綦布星錯務本  
而不爭多至百歲朝莫往來東阡西陌間熙熙然如無  
懷葛天氏之徒則風俗古矣玄佐繇遠祖永興公以來  
歷三十七世而嶼山之南猶號虞家域其室廬古衣服  
古器皆古鼎匱無新制客有過其門者病其習之過於  
野居之過於常竊非笑之以爲不合於時也獨樂之不  
厭且名其堂曰復古日讀古書其中鴻生碩士咸爲賦  
詠而又徵記於余乃告之曰孔子生春秋時往往傷今  
之不如古則春秋已非古矣矧距孔子二千餘年中國  
胥淪於夸至變其嗜好變其語言賤樸素而尚奢靡先

王之法蕩然無復存者可勝歎哉有能以復古爲事豈  
非性之獨異乎人出於氣習薰陶之外也然古今人不  
相遠以今觀之則古之爲古矣烏知古之不爲今乎以  
古觀之則今之爲今矣烏知今之不爲古乎吾將通古  
今而一之非有古也亦非有今也求其道而已矣道越  
萬古猶一日使吾之所言皆古人之言使吾之所行皆  
古人之行衣不必逢掖也冠不必章甫也其人猶古也  
徒泥其往而詭於今忘其內而飾乎外曰是能好古而  
不徇時者也余未之信焉嗚呼方俗之益偷益僞尚幸  
見若人於所不獲見是知古之可復誓將往而從之以  
詠有虞之音其爲適何如耶姚江之上必有和余者於

是乎書洪武十年歲在丁巳冬十月初吉攜李貝瓊在  
東軒寫

學古齋記

國子生桐川郭審言分教臨淮也顏其讀書之所曰學  
古間過中都見余求文以記之余時承乏助教義不獲  
辭乃復之曰時非古而必學於古豈非有可因而不可  
變歟周官曰學古入官是周不自爲古也說命曰學於  
古訓是商不自爲古也以今觀之商周非不古蓋創於  
前者有堯舜焉有伏羲神農黃帝焉所謂開物成務者  
也降於秦漢及唐恒以古之爲固而病其難行繇是日  
趨於便亦勢之使然耳苟求其中正無弊惡可不以古

人爲法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矣其道則備於六經故知幾莫過於易辨事莫過於書理性莫過於詩正行莫過於禮褒善貶惡莫過於春秋此皆發於古人之蘊孔子定之爲萬世法炳焉與二耀齊明則學古者盡力於此非無莊周虛無之宗申韓刻削之習蘇張縱衡之辨孫吳權變之術司馬遷揚雄瑰麗之辭舉不足以爲學者也余之昏愚怠惰旣失於早歲今雖欲進則旣老而莫能及焉審言入官有日將以成諸已而施之人必習於一出入之間上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相傳無汨於諸說之爛熳庶幾不壞其心術而徇乎一時之好焉雖然聖人之學古也必本於信而敏以求之信



之不深求之不敏又何以知古之可學而極其所至乎  
故反復論之終舉其要如此尚勗之哉是爲記審言生  
九歲喪父大父仲銘鞠之旣長好學克自樹立爲能守  
其業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秋九月旣望樵李貝瓊記

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賁育之猛季孫之富舉不足以撓吾中者蓋  
有不隨氣而衰不與時而變遠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  
而樂其天此志之爲大與天地相配歟孟子持其志易  
曰高尚其志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  
恒尠所見者小而不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奚  
翅蛭蠃自足於蹄涔孰知鯤鯨之縱於海鷲斯不出於

蓬蒿惡覩鴻鵠之翔乎天哉惟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銳聖賢事業莫不在我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如此然學者亦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邪志伊尹之所志則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伊尹也學顏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顏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爲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厲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違之又無足稱焉今兵部尚書陳公彥銘顏其讀書之所曰崇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幕府一蹴至夏官其位旣崇矣位之崇者寔由崇志而致若余之

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焉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爲將見事業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及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蓋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望雲軒記

唐司空狄公仁傑方爲并州法曹也北登太行回望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徘徊久之而去國史遂書之以傳於今余嘗論之雲之爲物或往或來固無方也或起或滅固無時也又奚待託之以寓吾思親之意邪蓋以去親數千里外欲見之而不得見者雲耳雲之所在親之所在乎是其眷眷不忘於旦莫即所見而發之殆非

因雲而思也求之於詩見於風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人子勞於行役而思其父  
母也見於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此先王遣使於外閔其情而代言之也由是觀  
之有事君之公義有在己之私恩無公義非忠臣無私  
恩非孝子二者雖不能兼而不可以相廢者此狄公望  
雲之感寔同於陟岵之詩人抑在上者亦能閔之也乎  
後多興起而慕效者又足以見千萬人同一心千萬世  
同一時也永嘉鮑佑彥佶洪武八年繇國子生分教河  
南之湯陰者三年而遠離色養之久遂題其所寓之室  
曰望雲比過中都求余記以申其志故爲之說如此雖

然彥佶方奉詔回京師將見其爲天子使持節玉門之  
西天山之北乘時樹功如狄公之顯於天下後世庶幾  
盡乎公義私恩忠孝於是而著矣余當一書再書非止  
於如此而已尚勗之哉

具慶堂記

國子生四明之定海戴習者宋朝奉大夫埴之六世孫  
也見余中都而告曰吾父年今四十有九母亦五十矣  
耳聰目明過於少壯者而吾兄弟二人又同室而居如  
春之和其心樂焉因名其堂曰具慶取楚茨詩人之語  
也敢以記請余嘗論天下之樂繫乎人者可必而出於  
天者不可必可必者世之所恒有不可必者世之所不

恒有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非樂之出於天而不可必者乎當四方無事之時求之於人而能有之者已尠況乎兵變之後方數千里或隕於矢石或夭於疾疫飢餓父母俱存而無故益又鮮也習之處山海斗絕之地不爲矢石之所隕不爲疾疫飢餓之所厄一門克享耆艾以睹洪武太平之盛是符詩人之所謂具慶者矣嗚呼君子三樂之一尤人情之同欲使有父而不及事其母有母而不及事其父有父母在兄弟或離散分處是皆不足於心又烏得而爲樂也若習之具慶則旣足於心矣今分教相臺三年將上京師受官而歸也春朝月夕奉其二親恭講鞠臚稱觴爲壽其樂又何如哉

此天也非人之所能致也余因而推其本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初埴之事理宗也爲將有仁義之稱而無虎暴狼殘之慘好讀書嘗著六經講義而鼠璞論深刺時之不辨名寔者後忤丞相賈似道意遂斥之於外以終然其所積者已厚而天之報之也亦必厚矣故習有人所不可必之福豈不知其所自哉尚益綿延其慶於無窮而大朝奉之世可也於是乎書習字原學通敏好學早從吾友桂公彥良胡公舜咨遊而人多推許云

旅軒記

余嘗觀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而至者朝往而更其次以其奔走東西南北之途求庇於

信宿之頃雖毀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補其勢然也及觀  
巨家右族治第相高至費千金而風臺月榭各據形勢  
宜若可久而不易者越數十年間或死或徙已非一姓  
孰非逆旅耶凡居於是者奚翅朝夕之忽來忽往耶不  
獨是也天地亦大逆旅也萬物之託於中其生也必有  
盡其成也必有敗或近而一時焉或遠而一歲焉又其  
遠而一世焉由是論之皆旅而已有通其道者其幾於  
達歟友人陳生原秉謫居臨淮五年以旅名其室且求  
余爲記遂進而告之果以今爲旅耶烏知向之非旅也  
苟知向亦旅也則今可以忘吾旅矣其在楚也楚吾鄉  
也其在越也越吾鄉也焉往而非主亦焉往而非旅雖



也其在越也越吾鄉也焉往而非主亦焉往而非旅雖

然原秉生於雲間長於雲間有戀戀不能忘者是固天下之同情盍視古今之星馳飈逝暫而不常如此則視臨淮猶雲間耳又焉能必於一方而不爲旅哉尚因吾言以廣其志是爲記

清江貝先生文卷二十七

南江只未老又春

古以歲是志長

網世無空閣

下之河南益

然氣界生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中都藁

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總三百三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  
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爲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  
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爲言  
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非不大也笙竽琴瑟之  
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  
故歷千萬世之久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爲之哉戰國  
以來孟軻楊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之去孟  
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

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余嘗讀之若原道原毀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辨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騁上下先後相發誠樂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既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爲事者又梏於昏愚怠惰而不暇進其闡奧焉此余之所深痛也伯賢工文三十餘年寔倍

於余其定六家文衡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將刻之梓  
使子弟讀之而曾曲阜所作四篇則采前人所遺以附  
南豐之後其用心可謂勤矣間嘗挾之過予成均與之  
商確累日且俾序其首余何敢爲之妄議邪抑嘗聞先  
儒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爲工  
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爲說鏗駁而復  
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若夫振  
起於下不爲蹈襲固有望於絕人之豪傑豈專取乎文  
衡也哉洪武九年歲在丙辰春正月七日將仕佐郎國  
子助教樵李貝瓊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遍於中國四夸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爲前後續別四集云余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歎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

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

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燄莫敢  
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  
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  
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  
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閔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  
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  
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  
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  
考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鏟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  
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  
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寔與虞黃二公相

清江文集卷二十八  
三  
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  
盛者爲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  
四方之觀聽使知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  
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  
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喻其巧  
耶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余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議論觀  
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重輒爲之說  
如此尚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修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權  
與余同學於鐵厓楊公門再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

業洪武三年徵至京師草諭蜀書稱旨擢爲侍從官未



業洪武三年徵至京師草喻蜀書稱旨擢爲侍從官未  
幾病免歲餘復謫濠上治田之暇輒肆意文辭前後凡  
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爲節云八年春余分教中都  
生手其編來見且言土鼓之音不諧於匏竹藜藿之味  
孰與於太牢顧欲希一世之所好而莫恤一世之所病  
可謂至愚雖然惟子知吾久子盍序吾集乎余受而閱  
之累日乃爲之歎曰何其富也抑嘗論文之升降不繫  
乎時而係乎其人方仲權之奮於布衣進退人主之前  
人皆以爲寵也而無異洞庭林屋之時至不合而斥混  
於田夫野老人又以爲辱也亦無異玉堂天上之貴視  
彼之驕盈於旣達沮喪於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

見之大篇短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懟之辭如此繇是  
反覆古今而辨之寧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  
中國不得與一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棲棲牛  
下悼堯舜不逢長夜之未旦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  
而失之激矣旣舉於齊亦不見輔主之功如夸吾焉仲  
權之居田里豈將竊比於戚而一談一詠莫非真樂之  
所在則其跡雖同而其心寔異也嗚呼戚之託於音也  
幸而有知之者傳之數千載之下不與風花霜葉俱腐  
惜無知仲權於今日而至音至味孰有以察之土鼓藜  
羹歟然仲權未始求人知之類戚之於齊也余故發其  
意以冠於首云

東吳先生文集序

古昔君子之立言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孔子曰余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則其爲書者莫非憂世而作若諸子好爲異同祈勝於人者言雖繁而道益晦固不足貴矣余讀東吳先生五論得失辨邪正論而深取之焉世之講春秋者非一胡文定公謂聖人以典禮命討之權任諸已而于諸侯或進或退示一王之法樸卿呂氏則以聖人作春秋以尊王豈專進退諸侯哉二家各伸所見而有不同如此而先生盡發胡氏之說以斥呂氏之非亦豈有所左右邪孔子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范甯亦以一字之褒寵踰華袞

之榮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聖人進退諸侯無疑  
顧一時窮經之士弗之考耳至於佛氏倡禍福以恐人  
而天下靡然向之唐宋諸儒攻之不能勝降於元季而  
其徒尤熾矣先生極論邪正於風從瀾倒之餘其爲扶  
樹世道何如也蓋所謂不得已而言者使春秋之大義  
旣明中國之人心無惑吾可以忘言矣嗚呼抑豈淺之  
爲儒者所及哉余來中都數從其子禮部員外伯宗遊  
獲見所編遺藁無慮數百篇喜其無險怪之病而有紆  
徐曲折之勢而二論尤可觀也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  
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若先生之文非載  
道者歟庶傳之天下後世不爲焔朽蟬滅必矣故序以

冠其首先生名義字月善生吳氏嘗爲令有司生不樂

冠其首先先生名儀字明善姓吳氏嘗薦於有司性不樂仕自號東吳子其卒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爲誌其墓云

### 貝氏族譜序

貝之得姓莫詳其所始惟唐杜荀鶴有贈貝處士詩而不紀其名以時考之大率十有餘世矣曾大父珪在宋理宗時由蘇徙秀樂崇德之高壤遂占籍爲崇德人至大父謙少遊太學補上舍及歸元曰吾不能事二姓矣即浮沉鄉里中生二子卒瓊十四五時獲聞諸先人而識之旣長規錄而爲譜越四十年宗族無可問者蓋大江以南爲清河之貝纔一二而已今懼其益久益忘乃

自曾大父而書之云嗚呼天下之士恒病代無顯者譜  
從而廢以爲不必爲譜也然譜以著其所出詳其所繼  
而綴骨肉之恩非徒夸耀爵位爲人之美觀也且或盛  
或微或絕或續此固勢之使然尚可言哉吾幸蒙先人  
教托名士籍苟徇世俗所病而不爲則終無爲之者故  
自大父之前遠而不能知者不必求以寔之大父之後  
近而不得略者必將舉而書之蘇文公曰觀吾譜者易  
直子良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是心也天下古今所同  
非一人之私也故以爲言是知蘇氏之譜豈佚於前而  
始於此歟此吾放於文公殆非過也惟伯父二子曰仲  
禮仲美於次爲長而仲禮早卒一子疇去依外家居吳

江慶弔不通娶某氏生子某亦莫知之而仲美二子業  
田以衣食復遷於石門西五十里爲吾後者遡流徂原  
不昧其始庶幾瓜瓞葛藟之意得以續而無廢焉有能  
大吾宗者當存而爲勸或汚吾宗者必削而爲戒

穀江漁者詩序

太末之徐蓋出於偃王歷秦漢至今若干世凡數千年  
或仕或隱皆有稱於時初徐在春秋國於淮北後爲吳  
所滅而張禹奔楚越之有徐者豈宗族散居其地爲立  
廟龍丘以祠偃王歟事見昌黎韓文公記由是知其雖  
失地與民而子姓蕃衍如此吳卒以兵翦喪如子西其  
終不遠之言使泰伯之祀遂絕則一時強弱無足計者

而得失較然可考焉其爲天下後世監亦明已余嘗聞  
三衢人言有復禮者敦樸有學自託爲穀江漁者欲見  
之未果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復禮亦迫有司命起與  
九府之士俱遂以明經預四十人之選故益異之及爲  
國子助教始識於京師時穎上方立學宮遂用爲博士  
員或者惜其蓄而不施猶抑千里於鼓車也今年春來  
謁余成均且求言以申其業漁之志旣重偃王之後多  
賢才復禮又傑然特出將與前後相望乃眷眷不忘山  
水之樂殆非世俗之所可及者苟反乎漁亦當從之穀  
江尚友子陵志和之徒一卒吾天年又奚慕彼之寵榮  
聲利哉然未有能知復禮者故書以贈之復爲詩四韻



聲和昔然未有自矢復禮者故書以與之復爲言四音

系其後云詩云

大魚重千金小魚細於針小魚不可食大魚亦復深扁舟隨海翁朝暮穀江潯區區豈在魚庶以適吾心

瓊臺集序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法曲十年而始成其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九奏乃率弟子按之玉霄峰頂出神魚下玄鵠鬼神恍惚而至也信非人間世俗之樂所能侔者焉欲往而求之其人已化千有餘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得天才雋拔如長庚仙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訪之四方冀其有遇也今適來中都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藁語奇而意深大

抵出入法曲之遺將續其響於既絕誠不易得也余聞  
廷鉉以彭城郡侯桂巖之孫謙善處士君敬之子而嘗  
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之門一時薦紳多稱之近謫居  
穎上奪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狐兔之丘失其綺紈之  
貴遊而混於樵牧之賤宜其抑鬱無聊不能一朝居也  
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可謂不以貧賤撓  
其中者歟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篇其五言七言近體  
必擬杜甫其歌謠樂府必擬李白嗚呼志亦勤矣余嘗  
謂詩至中州槩乎無足論者而乾坤清氣恒斬於人如  
此苟得之則發為麗藻使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  
容爲之而有餘抑可畏已夫越二年復見余求書其首

既喜而不可厭遂復題之曰復臺集卑覽首如東南首

既喜而不厭遂復題之曰瓊臺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  
若人而無謂山中之寂寥云

### 胡氏復姓序

復姓正也而胡士安氏越三世而始復焉初士安始祖  
昌翼寔唐僖宗之子朱溫篡唐去而避居徽州之婺源  
考水因別姓爲胡至後唐以明經舉人號明經公沒而  
建祠於鄉元延祐間賜額爲明經書院云七世祖諱衛  
字元忠爲宋國子助教距明經公九世矣六世祖諱民  
獻號碧瑤居士五世祖諱次夔字舜彰高祖諱楫字用  
之娶墀上張氏楫早卒張氏依其弟通判某居宜黃卒  
葬於宜黃有一子諱權字茂叔則曾祖也以幼孤落魄

寓錢唐者久之二十餘歸婺源依大族王氏居遂冒姓  
爲王茂叔生子照字英之有子五人長諱坊字元禮以  
文章氣節重於東南鄉人往往猶能誦其詩次諱壘字  
仲肅條分葉布號雲屋先生仕元官至台州路府判寔  
生士安焉將終呼士安而囑之曰胡氏自明經公以來  
綿綿延延歷世二十爲徽之望族吾祖以迄於今始紊  
其姓而吾籍在天官難於變更此其怏怏不足者故嘗  
自著譜系其始終可考也吾死汝亟復之士安泣受命  
惟謹至大明洪武七年起爲定遠教諭明年余分教中  
都遂來求書而爲之序余乃歎曰古之復姓者非一若  
范文正公之去朱歸范是也然其初從母適朱氏故其

冒朱猶有可言者今胡之爲王則無所因也又不得與

冒朱猶有可言者今胡之爲王則無所因也又不得與  
文正比其失在於茂叔而仲肅襲而不易也今士安之  
復於胡庶幾不昧水木本源之義哉然文正身請於朝  
而復之爲易而士安復於三世之後爲難人亦以此疑  
之嗚呼氏族必本其所出有不可得而亂者義苟當復  
孰計其遠近邪此固無足疑者矣於是乎書

求我集序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四明鄭公覺民著求我集人皆稱  
之久閱不出余間得於其子臨淮教諭千寔乃爲之歎  
曰何其富邪豈天旣嗇其位使獨豐於文也代之工文  
章家非一矣高者好新其說泛取戰國策莊老之書論

高遠而欲窮乎神論詭誕而不根於經以是爲古固不合也下者不出尋常之見蹈襲唐宋諸家支離以爲博骯骯而無氣讀之使人欲臥以是爲古又未至也公旣蓄於中而發於外理明辭達若川之紆餘曲折而驚濤駭浪忽激而橫驅若山之平行四出而層巒疊嶂却立以爭雄且無所論二者之失玩之益久益奇斯爲文之古者歟公生元大德延祐間時方以科舉取士嘗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搢紳之士累薦於大府僅授一郡博士亦不赴而家卒其清苦之節尤人所難及者至正中太守王元常議行鄉飲酒禮公與同里王叔載共定其儀習而行之觀者歎息謂復覩紹興之舊蓋其

學極諒博自表揚而下皆惟公一人而文持緒餘而已

學極該博自袁楊而下皆推公一人而文特緒餘而已  
雖然達而在上以行道爲心窮而在下以立言爲事觀  
其言可以知其道也孰得以優劣論之哉千寔旣類而  
而成編凡志序碑銘書跋若干卷古體歌行五七言詩  
若干卷懼其磨滅晦蝕於後也將鋟諸梓求余序以冠  
篇端於是乎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南平貝氏文集卷之六

蘇轍於長平書

法下為野其言為難亦難也餘幾論韓未余亦以

而為難人志亦難也韓亦難也韓亦難也韓亦難也

其言可以味其難也韓亦難也韓亦難也韓亦難也

難然難也韓亦難也韓亦難也韓亦難也韓亦難也

學蘇轍對自來野而不省難也一人而文非難也

清江文集卷之六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藁序

余在錢唐時與二三子錄中州詩總若干首成編題曰  
乾坤清氣蓋元初文治方興而吳興趙公子昂浦城楊  
公仲弘清江范公德機務鏟宋之陳腐以復于唐其相  
繼起於朝者有蜀虞公伯生西域馬公伯庸江右揭公  
曼碩莆田陳公衆仲在外則永加李公五峰會稽楊公  
鐵崖錢唐張公句曲而河東張公仲峰亦留三吳以樂  
府唱酬金舂玉應駸駸然有李杜之氣骨而熙寧元豐  
諸家爲不足法矣下至四明黃公伯成曲江錢公思復

亦皆卓然可觀者若天台林顯之所著隴上白雲藁則未及見也且欲徧采四方之遺兵變而輟越今三十年當大明洪武之十年以助教來中都分教諸生而顯之子太原倅惟德道出淮西攜其集示余快讀數篇因撫卷而歎曰詩固未易知也三經三緯之體已備於三百篇中然當是時朝廷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匹夫匹婦因時之治亂政之得失蓄於中而洩於外如天風之振不能不爲之聲而不知聲之所出海濤之涌不能不爲之文而不知文之所成於是叶而歌之用於閨門鄉黨邦國而興起人心使有勸懲矣漢魏以降變而爲五言七言又變而爲律則有聲律體制之拘作者祈強合於

古人雖一辭一句壯麗奇絕既不本於自然而性情之

古人雖一辭一句壯麗奇絕既不本於自然而性情之  
正亦莫得而見之也抑一代之詩有不可廢嘗掇取楊  
范而下三十餘家及覽顯之之藁則尤窮日力於雕搜  
言人所未至爲工凡景物之遇發於大篇短章者寄興  
高遠工而不僻清而不俚可以附於中州舊集而備清  
氣之一矣故書其首而歸之

送褚德剛序

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斷事官缺上難其人咨之在庭  
以行府經歷會稽褚 爲之命既下即治裝戒行賓客  
咸祖於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治兵與治民異民  
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慄悍之士如擾龍

檻虎急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於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今國家重兵分爲四十八衛有裨有長悉稽諸古自罷戰而歸雖其鳴弓拔劍之態不除斬將奪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使知所守則暴者爲之戢貪者爲之肅怠者爲之奮驕者爲之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治民耳昔公之在青州也火伍無鬪爭及來鳳陽也部校無淫縱夫以區區一文人充幕府之選非素有威嚴決斷爲其所憚何以使之禁其一切之欲惴惴焉聽約束於朝莫如此邪蓋有其法而行之以公無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今之往也位雖下

而勢寔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

而勢寔尊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易易然矣於是客皆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別因書爲送行序而工詩者系其後云

送吳義孚序

閩去中國萬里而人物多同於中國或言其山川之秀風氣之和人生其間者內魯而外文余獨以爲不然在乎作之於上習之於下耳齊魯習於禮故揖遜不爭而周公孔子之教可見也秦人習於戰攻勇悍好前而商君之法猶在也瀕海之地歷三代以來棄於蠻夸素不知學常袞風厲其民歐陽詹始見於唐然後學者稍出及楊時李侗至考亭朱子大闡周程之學化行遠近窮

經好古之士不可一二數茲非作之於上習之於下邪  
大抵所習之異性從而移則天下可使爲齊魯豈特閩  
與中國齒哉惟其俗之一變綿延數百年間無一室不  
悅於絃歌無一人不通於道術雖兵戈格鬪之餘內外  
所置學宮弟子員散去而從他道惟閩不廢由是觀之  
在於習而不在其地也豈不信乎故嘗觀東西所歷恒  
病其不及輒舉以告人欲其有所慕而爲之及來中都  
獲見吳烈義孚者粹然而不矜確乎其有守余甚嘉之  
間攷其先由固始遷閩居興化之莆田凡十二世皆擢  
進士第爲太守者五人時比漢之萬石君表其里曰桂  
籍則前後人物莆田爲盛而且萃於吳氏一門焉其倅

朝州死事者蓋義孚之曾大父也義孚早孤克守其業

潮州死事者蓋義孚之曾大父也義孚早孤克守其業弗墜長從鄉先生獻可鄭公學矩林公遊其學既成其文既工一時薦紳咸推重之性不樂仕乃去之桃溪之上築臥雲精舍讀書其中而先塋之在黃石者又遷之壺山凌雲巖東題曰小盤谷且將老焉洪武五年部使者強起之遂來京師授鳳陽府學教授年今五十有七矣以其去鄉之久將暫歸而復來求余一言以行余既喜其有尚文之習故歷論之爲閩人榮并以勸其來者云洪武十年三月甲申樵李貝瓊序系之以詩曰  
蒼蒼壺公山縈紆小盤谷青看榕葉老紅分荔支熟言歸知物改惜別悲景促焉能有翅翎東西附黃鵠

送錢子予序

洪武六年春上以國子學聚四方俊秀宜簡明經之士  
 誨之命今御史大夫陳公董其事上下祇若悉舉所知  
 時余與會稽趙公本初錢公子予吳興馬公新仲至京  
 師遂承乏助教既而山西張公思廣靳公用中江西曾  
 公旦初劉公子憲先後至皆一時選也八年余復分教  
 中都九年思廣用中皆病免而本初以年滿七十為請  
 授翰林待制致仕十年子予亦授國子博士而老焉余  
 既縻於官不得與祖道東門外竊聞其去時詔賜內府  
 新褚以示恩數之隆在朝公卿大夫莫不以為榮嘖嘖  
 歎息咸謂武肅文穆二王功德在吳越人宜其子孫久

而益蕃當寺告淮南之易行密刺南之高卒與明南之



而益蕃當時若淮南之楊行密荆南之高季興湖南之  
馬殷蜀之王建閩之王審知與武肅比肩而起者後皆  
翦於大國豈若錢氏一門之盛與宋始終至都高位享  
厚祿鐵券猶存四五百年之故物而子予繼顯於今日  
也乎方仕而遽去可謂凌去就於一旦而優游千巖萬  
壑間與唐少尹楊公巨源古今同一轍矣子予乃馳書  
來告曰與子相知於二十年之前始獲相遇於二十年  
之後可無一言贈我邪余方以勢之合離爲戚復何可  
言者惟當乞身於朝以從之遊耳姑書以復子予或遇  
本初於東西兩眺幸爲余道問訊云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余講學雲間時四方之受業者非一而會稽樓澄持故人曹新民書見余欲焉若虛默焉若愚知其可與共學也遂進而與之每讀書至夜分止雖風雨寒暑無少間二年之間而虛者以盈愚者以明知其可與適道也方將考聖人之經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屬兵興散去不相知者十年及萬方旣一大用諸儒余亦起爲國子助教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余京師今年余留中都復因蘇人致書焉嗚呼及門之士或擢朝廷之上或居蕃翰之重或放江湖之遠或陸沈田里之中未有澄之不負於始終如惠勤之於歐陽子也然歐陽子不以賓客倍之遂悔於後益論薦不已余敢因澄而尤諸子邪特表其

情之厚而義之盡耳初澄之父嘗士三吳遂以家從不

遂性於後益諱薦不已余敢因澄而尤諱子牙特表其

情之厚而義之盡耳初澄之父嘗仕三吳遂以家從不  
幸父歿已而慨然遐想山陰之居有山奇而峭有水清  
而駛有雲霞朝莫之變而竹樹之蔥蒨可悅也將奉其  
母以歸求余一言爲華余聞而嘉之大抵士之輕棄親  
戚墳墓者非欲於王事而有不得已者弗忍也故雖  
富貴之極而有首丘之思奚啻池魚羈馬之戀淵藪也  
澄之行也益重余之感焉尚問東南有昔之處士戴逵  
者乎幸爲謝之將挂冠東門往而從之矣於是乎書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國子助教張思廣先生謁告歸平陽道出濠泗間杖策  
見余且曰吾將老於姑射山中矣余旣無力以留之乃

起而告曰嘗考諸易泰之爲卦六往居四九來居二內  
君子外小人之時也初九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否之爲卦九往居四六來居二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  
初六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是知進退之道繫  
於時之否泰而已今否極而泰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會  
莫不彈冠相慶先生中州之碩果也當行其道於天下  
烏可超然而肥遯也哉曰吾非不知也然吾之當去者  
有三耄也迂也疾病也其能進而成治泰之功乎宜進  
而退詭也宜退而進辱也余聞而嘉之可謂見幾之凌  
已嗚呼見幾者君子之獨見衆人之所疑也衆人之所  
疑故有當去而不去者矧於不當去而去乎若思廣之

去孰得而非之也切余至太學時後義趙公本初錢唐

疑故有當去而不去者矧於不當去而去乎若思廣之

去孰得而非之也。初余至太學時，浚儀趙公本初、錢唐錢公子予而思廣繼自河南至。學足以相資，言足以相發，暇則與之出白下門，登鳳皇臺，覽河山之險固，宮闕之壯麗，慨想古人於千載之上，唱和成什，皆推思廣爲冠焉。蓋其養於中者，旣充則發於文者，益肆。一時從而學者，雖衆而亦未知其所至也。越二年，余分教中都，求其向之所與如思廣者，益尠。惜其不得備侍從於金門玉堂，而遽高蹈遠引於上下相交之日也。於是載酒東門，酌以送之，復序其交游之梗槩如此。善詩者咸系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文

門限以盡之餘氣其交游之味樂以具善音香息其  
 正堂而難高就盡其上下之味交之曰也其最輝南東  
 其向之亦與以思與若益其計其不終而計其金門  
 擊各難眾而亦未  
 銀黑蓋其善於中  
 三出以難思古人  
 幾知國與之由白下門登鳳皇臺覽所出之劍國宮闈  
 幾公千予而思與難自何南至學且以財寶言且以財  
 去財財而非之少餘余至大學初對對鼓公本財發財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三十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懿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蒙字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照者立功澶州仲子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間遂家於鄞詳見元翰林待制柳貫所志臨海君墓碣曾祖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璠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

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生其季也外密  
內明異於常兒年十八父母相繼歿相其二兄自卒至  
葬無違禮服闋益肆志讀書不間風雨寒暑有司選故  
家俊秀補學宮弟子員遂請往時鄉先生魯公月卿杜  
公孟傳居上庠以先世嘗同官於朝有通家之好喜曰  
文獻之傳固自有大乎因受詩魯公出入諸家之說訛  
者正之疑者辨之一時同門皆出其下既歸陵陽牟公  
景陽官四明爲遣二子從之而紹興葉公敬常倅餘姚  
走書百里延之館下同知劉公文大字文公子貞方行  
鄉飲酒禮先生爲定揖讓進退之儀觀者以爲合於古  
後歸杜洲書院申明朱子月試季考法朔望讀呂氏鄉

勺書善已過以示勸懲遠近畏量而至者數百人至正



在島木沙言陔曰明朱子戶部李考法朔望讀呂氏總

約書善紀過以示勸懲遠近累糧而至者數百人至正  
八年有寇自徽逼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公孟起總  
兵守三關辟爲餘杭儒學教諭先是孟起僉浙東宣慰  
司都元帥府事下交布衣之士謂先生有古人風而其  
子亦師而受業焉故先生以孟起謂知己檄至亟就道  
孟起去郡侯孛顏平章左達失理繼至數訪以世務畫  
一以對切中利病二公躓之而不及用然皆知有經世  
大略信非章句儒矣閱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則  
年已七十遂老不赴越十餘年病風痺猶日夙興盥櫛  
有造者必束帶見之前死之一日始就枕翼日四鼓卒  
神色不變生於有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十二月六日

卒於大明洪武八年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娶莊氏與先生協德勤於治家先卒年七十有五子男三人弘章傅章爲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女一人適金華義烏縣儒學教諭同郡鄭駒孫男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葬於鄆之豐樂鄉黃山之原以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辨定云先生性坦夸不尚異同而介然有守初爲四明儒學訓導或一言少忤遽引去太守丁某謝而留之不能得牟公景陽俾攝鄆學事而食其廩祿亦辭不受其見於氣節如此先生之產悉讓二兄其質而用資復之者亦不預也僦屋城中居講學

自給二兄年幾八十致致於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見

自給二兄年幾八十數致於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親  
嘗藥既愈乃喜沒復治其葬又篤於倫理如此與人交  
久而益敬有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之而不言歲時  
謹於祭祀而不惑鬼神幼子傅遇疾或勸其禱者曰天  
壽命也烏可黷祀徼福哉傅竟差咸服其明平生於書  
無不讀爲文婉而有法嘗舉有司不售遂不復踐場屋  
盡出所業以授學者戒之曰學在我爵祿系之天柳公  
道傅黃公晉卿危公太朴尤推重之浙東僉憲史公季  
衡亦以其才可登館閣欲薦弗果早號暎雪子有暎雪  
藁若干卷藏於家初國家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  
子章應詔謂之曰吾賴女等以終餘日今與女訣矣獨

念女未知從政也或以吾老丐歸幸矣脫不女聽其以  
清白自持因嗚咽泣下由是得疾臨沒呼弘等戒曰吾  
自河朔府君以來傳十二世歷四百年幸不墜遺緒今  
死矣爾尚勉之哉嗚呼宋之南渡衣冠大族萃於東南  
及乎革命而凋落殆盡求其益遠益振如先生幾何人  
耶是宜銘銘曰

稼也不必其有秋學也匪祿之是謀出處以時奚悔奚  
尤高厲千仞  
■ 撐衆流黃山之原有封一丘石泐泉涸  
清風莫傳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先生覺民字以道妻蔣氏卒既

葬於令當用碣而未能表其德於不朽其子駒以狀授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先生覺民字以道妻蔣氏卒既

葬於令當用碣而未能表其德於不朽其子駒以狀授  
弟真走見余泣曰惟先生哀而銘之按狀蔣氏世居淮  
之光州光山有諱光者徙居毗陵以董昌亂徙於鄞因  
家焉曾祖嶸祖遜父善孫自號處士母趙氏宋宗室秦  
王伯升之後夫人蓋處士之季女特鍾愛而以道蔣出  
也弱冠好學績文處士遂以歸之屬姑日眚不能視日  
侍左右不少懈而以道每旦往省必以舌舐之遂明姑  
沒舅慶元學錄芳叔病累年不起奉之益謹學錄公因  
曰新婦孝敬如此異日當使有子若孫以祚吾門學錄  
公既沒以道服闋講學於旁邑久之去遊金陵而達官  
貴人咸異而薦之起爲文學掾清苦之節晚而益厲夫

人勞不辭於體慍不見於色可謂能安其分者在婦人  
尤難也歲時佐祭祀必以禮遇宗族鄉黨必以恩夫之  
女弟適趙氏者久病風問候無缺其死也出首飾爲治  
棺衾及一子繼亡歛之如其母焉且爲嫁女一人後以  
道疾革夫人以憂成疾殆者數四旣愈葬祭之事悉親  
蒞之嘗欲結廬墓側以居而不克就俄一日天大風日  
晦無色晨起盥櫛如常時至午不疾而卒年六十有九  
生於有元大德五年辛丑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大明洪  
武三年十月十九日明年十月附葬鄞之西魯山與夫  
合兆子男三人長駒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次真洪  
武五年秋應有司舉以春秋經冠東南九府之士今爲

鳳陽府臨淮縣儒學教諭次夙平涼會寧州旌良縣簿

武五年秋應有司舉以春秋經冠東南九府之士今爲

鳳陽府臨淮縣儒學教諭次夙平涼會寧州遊浪縣簿  
女二人長適同里劉濬次適天台葉亮孫男五翁升同  
升東升允升復升孫女三長適王公權餘俱幼嗚呼蔣  
氏爲四明大族在宋時則有浚明贈金紫光祿大夫浚  
明次子璿與弟琬繼登紹聖崇寧進士第其師陳忠肅  
公瓘爲扁其堂曰聯桂璿贈中大夫琬贈宣奉大夫寔  
夫人之六世祖也琬生台州通判贈中奉大夫梗梗生  
南昌通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則其高祖也如愚生峴中  
慶元丙辰第歷侍御史諫議大夫刑部尚書以寶章閣  
學士奉玉隆觀致仕官正奉大夫以夫人爲曾伯祖其  
世次有可考者如此故生令女以嬪名門婦道母儀爲

鄉里法而又通詩書大義當以道啓殯而雨泣曰古者  
雨不克葬爲無備也故在廟未發時得爲雨止今若之  
何遂行觀者以爲知禮云銘曰

婉婉淑姿毓於名門如玉不琢中含粹溫爲婦可儀爲  
母可師寔生三鳳亦顯於時西魯之山玄堂孔安有碣  
崔嵬世久不刊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  
載焉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氏之說一時從  
之而變故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  
又能守之不失嘗讀臨濠教諭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



其言行鑿鑿可考。遂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陞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於今。而信於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乃授狀并書。以使者來中都爲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匍匐走謁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爲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瑯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渡。始家於鄞。曾祖撫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憲公爲志其墓。曾

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  
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  
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  
王僉判叔蘇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  
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  
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久益充積  
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牒鄉  
里多咨問之袁文清公楠自翰林歸里第輒問所學對  
曰近與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  
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  
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淳熙諸老與

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專闡寔淺為所推許

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寔踐爲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自有編年司馬氏爲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爲繁修詞有要不爲簡彼謏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作而歎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爲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

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覆聞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爲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牟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爲己之學也乃就職塗田砂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宣慰司拔授象山教授攷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儒學副提舉皆不赴旣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

吾不得而口也。口首里而也。里之在。人勿非不善。克

爲儒學畝提舉皆不起。旣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

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  
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  
最爲詳洽，未脫藁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  
次，請於閩帥，鈔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  
四明志。或有讒於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  
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  
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志竝行。公爲成績志若干卷，鄉  
飲酒禮久廢，太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  
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爲  
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  
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

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列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爲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爲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疊疊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爲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桎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藁三十卷藏於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

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

人長陞次隲隲爲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早卒  
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  
月十四日葬於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兆嗚呼四明  
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  
長非袁揚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  
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於傳者可畧銘

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于鄞繇儒起家逮尚書公耀  
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爲異同倡而  
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於後遺編佚藁旣習而  
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

清江文集卷三十一  
九  
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  
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日遊以嬉託意  
詩酒嘅彼里豪貪縱鴟張盈必易覆烟消雨茫惟吾遂  
初初豈不善年逾七袞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  
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故韓處士碣銘

處士諱性字可善姓韓氏世居明之定海後徙於鄞遂  
爲鄞人父某一號妙心居士母陸氏祖某祖妣某氏曾  
祖某曾祖妣某氏處士天性重厚遇物以誠不事表襮  
所入雖薄而周窮恤匱婚無以爲資喪無以爲禮必謁  
其門鄉人有公私逋不能償爲代輸之卒竟不責其歸

歲大疫比閭中戒相過輒率醫主見或輿致於家旣愈



其門總人有公和通不能價爲代轉之卒竟不責其息  
歲大疫比閭中戒相過輒率醫往視或輿致於家旣愈  
而遣之未嘗有矜色於是皆稱曰長者長者又規置田  
若干畝爲義莊以收族人建義塾以教子弟會兵興弗  
果成所交多鴻生碩士少雖不學而喜聞論史鑑至行  
事得失即領其要初妙心居士娶陸氏生兄某又娶樓  
氏生處士而兄以塗人遇之稍長即異居家素饒於貲  
十載有其一二人病不均曰吾豈憂吾貧邪顧所以處  
之何如耳旣而克自樹立遂與軒輊上下而好義勝之  
居家時嘗於隱處獲盜遺美珠升許悉還其兄忝索無  
私嗚呼利者人之所必爭也故在人者且將攫而攘之  
雖湯火在前亦不能止乃推吾所當得以與人真知其

所輕重哉處士在外凡若干年而事親敬長之禮朝夕無缺浙西廉訪司僉事浦江鄭公浚嘗抵其家喜其爲人因遺以磨溪集遂取爲子孫法蓋鄭氏兄弟爭死十世不分處士感而慕之假使其兄能推其心則一門孝友見於風俗旣壞之餘卓然爲東南望不知反此而求諸彼悲夫有別墅在城東羅植衆卉數遊其中浹旬忘反一日道逢金華故老相攜度東津至所居矍譚通夕黎明呼從者治具從者請沃盥弗應視之則已逝矣生於元延祐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大明洪武八年六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七善菴其號云娶陳氏生子三人長英次章次圭女二人一適楊恒一適應彌通孫男一

人本孫女四人英將以十年某月某日某於某

長英次章次圭女二人一適楊恒一適應彌通孫男一

人本孫女四人英將以十年某月某日葬於鄞之某原  
祖塋之側里人蔣朴爲次第其行寔來請銘勒諸石銘  
曰

孰不積校黍纍利之盈滋禍媒嗟處士無留貲急人患  
猶渴飢全吾天誠無欺力樹德百世儀鄞之阡石巍巍  
俾來者觀銘詩

### 故徐居士碣銘

上海徐居士卒若干年其子屋走二千里見余太學泣  
且拜曰先人葬於某年某月某日而墓碣之辭猶缺是  
沒先人之善無以白之於不朽其罪重矣惟先生直筆  
信於天下敢以銘請乃受其狀讀之則前進士華亭黃

瑱所述又足信者遂爲之次第其行事而銘之按居士  
諱誠字信之姓徐氏世居松江之上海曾大父某大父  
某父金玉局大使妣褚氏居士以節儉起家銖積絲纍  
至有田二萬畝他貨無算遂雄一鄉性至孝局使府君  
嘗遇疾醫禱無應乃割股胛藥以進府君尋愈嚴於治  
家具有儀法旣富益自貶所奉如初未嘗過豐惟樂賑  
施周三族之貧者會鄉里之不能婚嫁者字其幼而孤  
者病予之藥死給之槨汲汲如不及庚午辛未歲大侵  
爲饘粥以食飢者活萬餘人由是以積善聞州府皆稱  
居士而不字焉年四十有六即屏妻妾斷葷肉以內外  
事屬二子日轉法華經積至千萬卷復鋟梓印施四方

築菴居學弗之走公五谷多言弗而居一三言一與

築菴居學佛之徒松江俗多事佛而居士尤信之深常  
持五戒不衰益以慈愛爲主時出見漁獵所獲輒售而  
縱之大溪長林間所居之地多重洲複浦爲梁木以通  
往來人不爲病嗚呼三吳之大姓非一莫不剝下而自  
封黨權而樹威勢知推一毫爲利人事居士能仁其族  
以及人而羽毛鱗介且不忍其死視彼之暴豈直相萬  
哉年旣耄幅巾杖藜逍遙果林花園子孫歲時奉觴爲  
壽必戒以務本好學云及卒童耄無親踈奔走號慟曰  
善人亡已生於至元十五年戊寅閏十二月二日卒於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六其葬  
在上海之長人鄉莆達涇之原娶王氏姜氏皆先卒子

男堅王出也。廔姜出也。女一婿王顯孫男三人。明早卒。麟震孫女三人。淑宜妙德妙貞曾孫男三。弘正炳文曾孫女二人。壽奴妙正銘曰。

川積而盈，山積而雄，必有其漸，迄於成功。居士之生，服勞無倦，始大其家，歲儲億萬，億萬則有以。及飢寒苟私一身，我德曷延，堅持五戒，法華日轉，匪福之徵，求善斯善。或暴而爭，或淫而傾，不暴不淫，慈儉是程，莆涇之原，永安體魄，有刻不磨，過者宜式。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安人諱恕，姓吳氏，世居四明之奉化，祖某，父清之，母朱氏，年十九歸於同里戴克敬氏。剡源先生之孫壽卿處

士之子也。體素羸弱，多病而善事舅姑，不怠舅姑既沒。

氏年十九歸於同里戴克敬氏剡源先生之孫壽鄉處

士之子也體素羸弱多病而善事舅姑不怠舅姑既没自殯至葬事必親之歲時祭祀尤盡其敬後病爲少衰以爲獲神之庇克敬爲貧而仕歷廉訪司海道府旦出夜歸必以其事語之善則勸之行而止其不可行者爲助亦多性好節儉祿之所入爲益置田宅宗族鄉黨恒給其困乏不計有無或貸粟不能償者未嘗爲言訓諸子尤嚴無姑息意婦道母道殆無愧焉洪武五年六月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濟次濬次漢次溥次海濟娶吳氏濬娶陳氏漢娶毛氏女二人長浣適鄞縣儒學教諭毛裒次泳適沈亶亦儒家子孫男四人宗權宗柱宗樞宗程初克敬卜葬龍潭山以祔祖塋

又卜他穴皆不叶一夕夢僧指葬地曰此張山主張氏  
方立券歸徐某既覺頗怪其異後果遇二人因購而得  
之山拱水趨精地理者極稱生氣之所鍾聚豈造物待  
其人乎七年九月丙午穿窬將葬是夕宿山上復夢一  
老人大呼曰涸澡宜淺即從之及閱書與所言合乃名  
其山曰符夢山云銘曰

名都姝麗不善積木偶巧以珠玉飾四明吳氏崇儉德  
爲婦爲母行靡忒義周困乏無踈戚男誦女絲各有職  
年胡不遐踰五袞夢符之山兆既食神人所告此爲宅  
我作銘詩刻堅石子孫其昌永千億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志銘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燧宋機察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燧宋機察  
官靖康末扈從高宗南度占籍於杭曾祖淳一曾祖妣  
某氏祖道誠祖妣某氏父公美妣姚氏初公美年旣高  
無子禱於山川之神一夕夢神人賜以白石而姚氏娠  
公闕十四月生公幼穎悟異常兒稍長好學讀書日記  
數千言後受易於吳興宇文子貞以三舉有司輒斥其  
有不如已者往往皆先登因而歎曰科舉之得失豈足  
以榮辱吾邪學至而得之者宜也非幸也其失之者命  
也學不至而失之者亦宜也非不幸也其得之者命也  
即棄所業文不復爲居家以孝聞父母有疾晝夜侍左  
右不去密禱諸祠乞以身代死親沒哀毀踰禮其產頗

饒又推恩宗族殯無歸者五喪嫁甥女之孤而貧者監  
察御史李完者薦於朝授嘉興路崇德州之倅不赴築  
室漁溪之上耕釣自適搢紳士多造其門歲時會稚耆  
置酒酣宴放而不越於禮或里中有爭者輒喻而解之  
人爲無訟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以疾終生於元癸亥  
歲七月十八日以是月三十日葬茅家山祖塋之側享  
年四十有九娶朱氏子二人長惟敬次惟謙女三人長  
適孫景義次適李景忠其一未行孫男一孟珍孫女二  
人嗚呼以公之學行過人而與時忤如雲雷之蓄不獲  
一施又竟奪其年而止於是乎天之報施恒嗇於善人  
也與之遊者私爲之謚曰貞孝處士以著其寔云銘曰

嗚乎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遇也其積旣厚而年復

嗚呼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偶也其積既厚而年復不久也穀隕於畝而殖此稂莠也天默默以黜吾將安咎也刻石墓道庶存而不朽也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在昔元之季世國家日就陵夸紀綱不振方遣大臣宣撫各道時括蒼奇士黃南岫先生以策謁見其目有十曰嚴選舉革貪汙除吏弊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覈田賦興武舉作士氣結人心磊落數千言明白剴切可以救亂於未形興治於將來而大臣暗不能用及豪傑並起海內分裂中書省參知政事普顏帖木爾希古內臺治書侍御史李國鳳景儀奉詔經略江南得先生十策

觀之歎曰世未嘗無經濟才上之人顧棄而弗求耳欲  
薦而起之則已病矣初先生與懷玉鄭原善同里葉峴  
林定老相為師友三先生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  
不可犯疾惡如讐見善輒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  
獨隱居教授老  
僉浙東廉訪司事時舉為麗水儒學  
教諭不就中州李彥方持部使者節至郡因見先生儀  
觀甚偉美髯過膝議論慷慨自謂行天下未見有如此  
輩人竟不仕家卒識者恨之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  
壬寅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以丁未歲某月某日葬  
於宅東之葉衙闕十二年其孫今秦府紀善夢池來中  
都求國子助教員瓊為銘勒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

與可先由闕走處州之麗水九世且某家承直郎大里

都求國子助教員瓊爲銘勒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

與可先由閩徙處州之麗水九世祖某宋承直郎大理  
評事評事生輝迪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師恩師恩生  
某某生某大父諱國華以好義稱父諱昶先生生而穎  
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  
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志官制皆有類要及古今人  
詩文四六駢儷類選先居先府君墓側石壁山下有石  
壁晚藁若干卷爲文一本於理不事華靡前沒之時擬  
陶靖節作輓詩二解娶魏氏屠氏皆先卒子二人長文  
彬次文奎孫男四文夢池夢康夢裴夢某夢池好學工  
古文孫女一曾孫四綸維綱所居弱溪又曰南原讀  
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嗚呼王業

之衰也必有知微之君子先事而憂此先生當至正間將獻大計使能行之則可中興以復至元之盛而莫之察焉訖至於亡豈非天邪銘曰

御之善也王良是求奕之工也必師夫秋舍之而敗吾將安尤方亂之初生先生獨見於未形而弗咨弗謀豈人之惡直而悅彼佞柔抑廢興有時將壞爛而莫收葉衡之原有土一丘惟積之既封子孫百世之後式延其休

故處士溧水徒君彥蘇誄

夫行莫尊於孝友而詩稱張仲於周節莫近於廉退而史錄法真於漢卓乎特峙百代有光然皆出於所稟信

非勉而後至也若溧水徒處士盩者其殆庶幾乎按徒

非勉而後至也若溧水徒處士盥者其殆庶幾乎按徒  
氏一門四世好如琴瑟及盥有弟鑿疾瘠不起而盥與  
同飲食起居者三年非其孝友之可見者歟其在鄉里  
中號稱長者至辭太守李行之招止御史彭叔儀李孝  
文之薦非其廉退之可見者歟其行足以儀於人其節  
可以高於世而鬪牆之兄弟盍爲之戒繼踵之士必敦  
其所薄也以某年某月卒某月某日葬於荆唐阡蘭摧  
玉碎豈不痛哉余懼綴文之士舉其一而遺其二也私  
爲之誄用著厥美辭曰

邈矣先民出處有時豈其好逸違中立奇惟徒處士曠  
世相襲居約志伸卓焉靡及蠅溺於汁猩斃於醪人胡

弗懲以貲爭豪一室蕭然翳於蓬蒿有琴有書咏歌以  
陶州伯臨門中谷深逃匪招焉往彌敦所搯寧爲人羈  
落其羽毛鴻翔千仞方夸竝高處士得姓古司徒氏惟  
祖惟父歛華不仕植木旣滋條敷葉散一門四世總麻  
同爨伯叔雖異寔同一人呻吟不寧通於我身如何相  
讐殘忍無親乃私其室蔑我天倫我撫其家其施旣鈞  
或倡而和熙熙如春有弟邁疾屢頓弗起晝接几筵夕  
同姜被三稔於茲活於阡死天壽雖命微君其鬼羣雄  
虎爭王室亦顛大江東西遠近兵連電激雷奔孰遏其  
前僵屍膏野百里無煙去而避之雲鶴之巔擷秀陽岡  
濯足寒泉積之已豐奚奪其年天豈余欺禍福斯讐嗚

呼哀哉昔君之存孔直且和閉關留客縱以酣歌君寔



呼哀哉昔君之存孔直且和閉關留客縱以酣歌君寔  
有言貴賤同波不樂徒憂白日已俄神仙有無世種其  
譌疾而弗治良醫奈何靈輻發軌封於山阿素旗揚揚  
悲風折柯行道興嗟雨泣滂沱回視一世所存孰多道  
雖未融名終不磨嗚呼哀哉

歸田藁

慎齋記

君子之所以至於無過者其惟慎乎馮道戒唐明宗曰  
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不  
敢怠於銜轡及至平路遂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  
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道之更歷五朝八姓無人臣之

大節固爲天下後世之所譏其言則不可廢也余故取  
之訓於人當知所慎焉矣大抵國之理亂身之榮辱事  
之成敗法之修否皆繫於慎不慎之分著於經見於傳  
記非一矣使古今之人苟知所戒守於此而應於彼何  
險之不濟何否之不通乎奈何縱肆無防往往蹈危而  
莫之悔也予方喑是而秦溪馮彥中氏闢室爲讀書之  
所顏之曰慎齋日延鴻生碩士反復考亭朱子之說以  
泝中庸大學之要自一念之發充之無一不致其所慎  
用功之密殆過於常人如此復求余記以申其說姑舉  
所聞以瀆告之嗚呼有所畏而慎之者慎於已然無所  
畏而慎之者慎於未形慎於已然者不過一時之近一

事之小慎於未形者斯能一始終表裏而無間矣茲於  
彥中特嘉而與之尚勉而無畫可也是爲記彥中少孤  
好學長克樹立上奉八十之母咸稱其孝至於中年即  
以內外事屬其二子而以琴樽壺矢自樂云

### 復古堂記

秦溪儒者馮彥章氏深病時俗惑於浮屠而喪祭之禮  
俱廢由是獨違衆行之而盡革其所爲顏其堂曰復古  
遂以書來質於貝瓊且求文以爲記余嘗讀李翱去佛  
論欲申其義以正是非得失久未克就今其言適契於  
中乃不辭而復之曰古者父母死送往而返不可得而  
見之矣居於倚廬寢苦枕塊其疾痛之情爲何如哉所

謂喪則觀其哀也至其祭也合諸天地不過數而失於  
煩不過疏而失於怠而齋以致其嚴肅入室儼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  
噓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其於思慕又何如哉所謂  
祭則觀其敬與時也斯爲孝子之寔去古旣遠王教不  
明風俗大壞自斂至殯必主浮屠之法至有七七齋以  
邀福淫昏之鬼而小祥大祥設道場越宿以薦之雖破  
產不吝冀誠免於輪迴吾不知其何說也嗚呼氣之方  
聚則神形之旣滅則鬼是理之常無足怪者而彼謂死  
者得以復生惡有已熄之火而復然已仆之木而復起  
邪然其言之行於世也已久而病之蠱於人也已深使

中國胥淪于戎狄使聖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

中國胥淪于戎狄使聖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之心況區區舉吾儒教以與之爭必不勝矣故伊川在洛僅化其一二則其不信而化者固衆也豈不悲乎彥章思復古之不易復也專取考亭朱子所定家禮爲矯數千百年之非正之於一旦可謂豪傑之士愈於俗儒舍此而附彼者非見之明信之篤得於天資學力之至弗能及也矣而鄉黨習俗之弊或議而非之者抑豈少乎余幸見若人於所未見之時烏得不喜談而樂道哉庶幾聞其風而有所感慕興起焉先王之制爲可復戎狄之禮爲可去也於是乎書

雲林解

客有問於余曰跡雲林而心市朝其隱而媒仕者乎曰  
道不可以獨善必將推以及乎人故隱非君子之所欲  
也曰跡市朝而志雲林其仕而求隱者乎曰功不可以  
久居必將斂而法乎天故仕尤君子之所懼也苟必於  
雲林以絕物爲高往而不返固非義矣必於市朝以殉  
物爲通進而不止又豈足與邪曰若李侯致和者何如  
哉或疑其號之勿稱也曰致和家廬江之上有大小蜀  
山之秀輔以雞鳴龍穴於是讀書其中若干年而意之  
所適奚翅盧鴻之在終南李渤之在少室司空圖之在  
王官谷李白之在匡廬司馬承禎之在天台也遂以雲  
林自號且將抗志風塵之表而萬鍾不足以累焉洪武

初當天子偃革修文乃翻然而起上下推之由簿書至

初當天子偃革修文乃翻然而起上下推之由簿書至  
嘉興郡幕長亦其時也夫時隱而隱未始忘乎仕時仕  
而仕未始忘乎隱卷舒進退合乎道之當然毋足怪者  
若泥其迹而論之不若求其心而舍其迹之愈也客之  
疑遂釋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矣因書爲雲林解以貽  
之

贈龜師朱子中序

決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事必取於卜焉見於經著  
於傳聖人豈以人爲不足信而信區區歲久之伏龜邪  
抑龜之靈殆過於人人固弗靈於龜也蓋龜至公合天  
之至公旣謀之人復參之龜天人相協疑可得而決事

可得而定已晉獻公不能從而禍其國楚靈王不能從  
而辱其身是皆違天之過也然則龜可廢哉惜其龜書  
不傳而僅存三易於世故孔子特詳於著而不及龜耳  
今之卜者亦能即其兆而觀之吉凶定於前而徵於後  
非精其術而能之乎樵李朱子中氏世業卜居於城南  
凡仕者必往而卜賈而求羸者必卜疾疫者必卜利勿  
利多奇中遠近稱之初余赴京師子中爲卜之曰吉久  
鬱而方施乃耀其奇無翼而飛無足而馳五稔其來歸  
余雖未信竊識之於中旣而爲國子助教一年分教中  
都生三年四方學者悅其名而不考其寔咸推尊而師  
之洪武十一年春果以病免獲托田里與農夫野老逍

遙東阡西陌之上則其言爲不誣矣因爲論以張之嗟



遙東阡西陌之上則其言爲不誣矣因爲論以張之嗟  
乎龜之可信如此能傳龜之意者亦在乎人而已疇曰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龜  
卜夫恒則業必專若子中者豈非上恒而專異夫市井  
尋常之夫歟於是乎書

同壽堂記

崇德之風鳴里有蔡公惠氏業醫五世矣凡疾病者無  
貴賤必造焉其樹德也厚其取利也廉嘗名其堂曰同  
壽咸詠歌以侈之而記未有所屬也及余自京師歸遂  
來爲請余聞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夭殤弗  
論焉人之常情孰不欲上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中壽斯

足矣孰不欲中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下壽斯足矣蓋分  
之一定暴如蹶躄惡乎而致之仁如顏子烏乎而與之  
是出於天者已皆不同豈者顧欲使之同壽何哉豈天  
有不及而猶待於人也然可以觀其仁矣孟子曰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若醫之爲術爲能全吾之仁  
歟嗚呼全吾之仁亦在乎術之精而已故自黃帝雷公  
問答之書以至張仲景劉守真諸家之論參考旁通而  
疾之淺深治之緩急無一毫之偏於是虛者使之充弱  
者使之強屈者使之伸危者使之安舉不厄於天殤則  
造化在我而壽之不同者獲登於期艾豈不有功於天

耶不然往往反其行則其功於天豈不有功於天

邪不然往往反其所用欲求不死而速其死此醫之拙者也公惠自其曾伯祖梅友在宋中醫科仕至防禦使其大父君寔克繼其學因集心法所傳釐爲若干卷曰同壽秘寶方至公惠而聲譽益著其傳爲可知矣古人云不爲良相必爲良醫夫良相位尊勢之所及者廣苟施仁政足以活天下之人良醫位卑勢之所及者近苟施仁術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與醫雖非等倫其心則一耳吾於公惠原其心而卜其術所謂同壽者又豈夸言也哉是爲記

耕學齋記

友人戴禮嘗從余遊京師久而不樂乃歸樵李之西陵

治磽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閉戶讀書殆與世若相忘者遂題其室曰耕學來求其說余嘗考之古者井田之法固無不耕之民而黨庠術序又申孝悌之數則其子孫亦未嘗不學焉所以士之升於公者往往多出於農非若後世坐談禮樂不知樹藝之勞而緣南畝者其於飲射讀法至老而無聞也蓋自秦以來始變先王之舊由是事岐而二矣可勝歎邪其或忘富貴者學而必耕苦貧賤者耕而必學故袁閎以司徒四世之孫方諸兄紹術各據數州之地乃退於田里豈其才之有弗逮邪此忘富貴而然也然二家志雖大而無遠略力雖強而無成功千載之下論者不高紹術之所爲獨高閎之所

守則其得失爲何如哉若兒寬未達而傭也帶經犂鋤

守則其得失爲何如哉若兒寬未達而傭也帶經犂鋤  
朝暮不廢此苦貧賤而然也卒顯於漢位至御史大夫  
回視向之爲伍者邈乎燕雀之在下則其榮辱爲何如  
哉苟有志於此進則如寬之仕退則如闕之隱庶乎其  
知道矣惜余又未見之也今禮當皇朝革命之初俊造  
競進超然遠引孰測底蘊之淺深歟故歷舉古今言之  
余雖老矣尚能相從東阡西陌之上共樂其樂云

真率軒記

凡禮有以厚爲貴者有以簡爲貴者以厚爲貴必過於  
文文則僞以簡爲貴必過於質質則野較二者之弊使  
文而僞孰與質而野哉觀夫田夫野老相餉茂林之下

一談一笑驩然無忤蓋其真意所存器不假於鼎匱俎  
豆也樂不假於金絲匏竹也儀不假於揖讓進退也豈  
非合於古歟宋司馬溫公與文潞公富鄭公輩在洛時  
忘其宰相之尊而等於田夫野老嘗爲真率之會卮酒  
一肉得盡其歡雖若簡而禮寔未嘗簡也雖若薄而意  
寔未嘗薄也其相與一本於誠而已苟推是道無往而  
不真率也欺詐之習亡矣今天官史錢唐葉時中者取  
法先正以真率名軒求余爲之記故舉其說如此嗚呼  
天下之喪其真也久矣在上者或尊嚴以爲威在下者  
恒卑屈以爲恭而欲真率處之人將拂然不悅吾懼其  
獲謗一時也而時中殆將復古爲事尚質而不尚文茲

可嘉矣於是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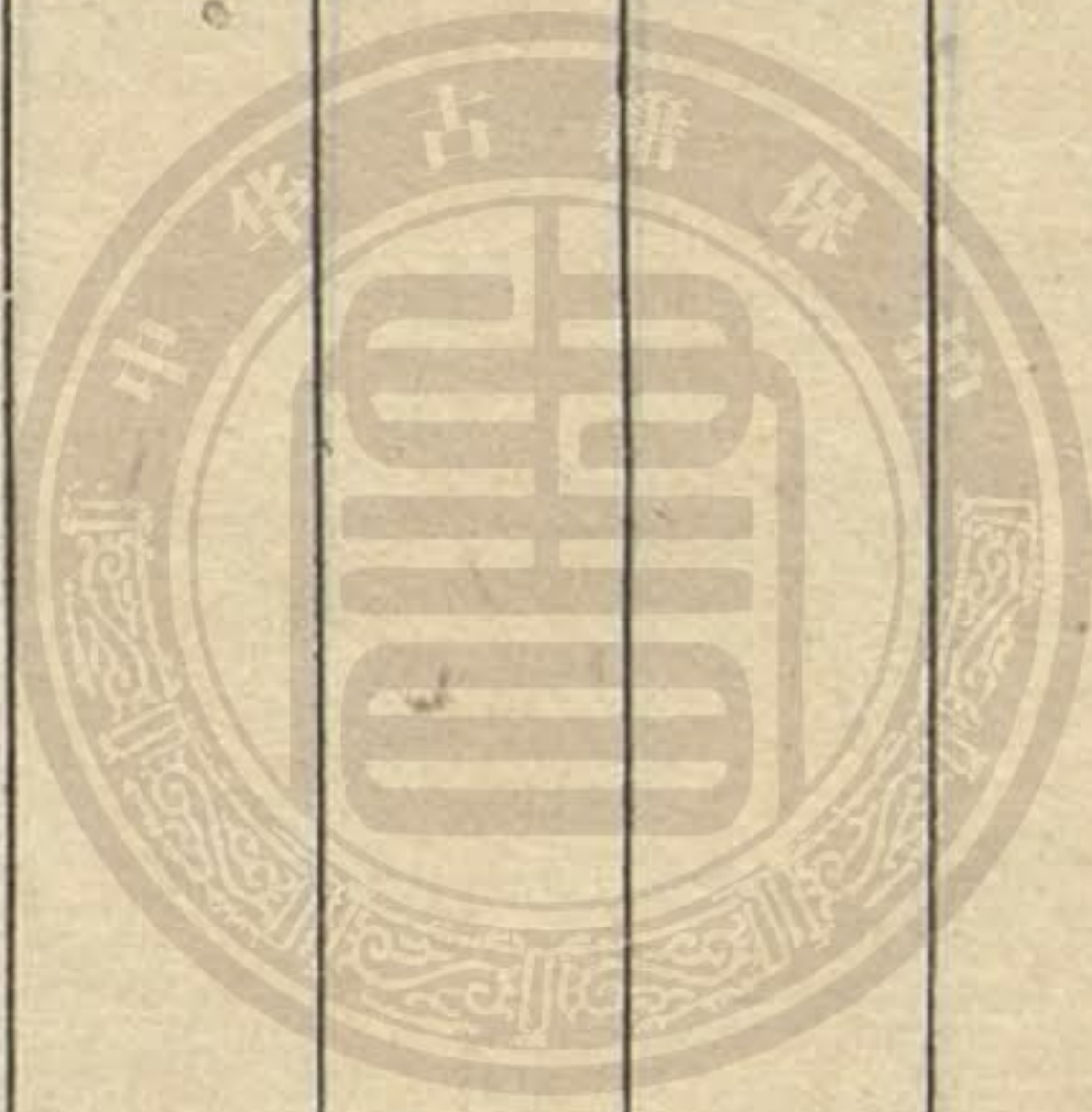
溪雲草堂記

溪雲草堂者海昌郭子方氏之新居也海昌在崇德南  
禦溪則崇德之水而介乎二境之間其旁流又折而南  
迤行六七里上有桑稻之邨居人星散雞犬相聞彷彿  
絕境之在物外者子方擇其勝處構堂若干楹左爲讀  
書之室右爲煉藥之房遂題之以今名云余嘗放舟過  
之道狹而迂僅一帶耳魚鼈之所居科斗之所儲疑其  
不能爲雲類山川之有神靈者方時之將雨勃勃然上  
蒸如煙如霧如海濤被覆兩厓不見林木而漁篷野艇  
或隱或見於空濛中此其第一曲也及沿流以窮其所

至則雲之見於朝暮者尤翳鬱非一狀執之而不可玩  
之而不得排於前而後復合斷於上而下復繼凡幽人  
處士之廬藩籬皆雲也窻戶皆雲也雖出於山騰於川  
者殆無以過是休坐之頃引爲賓客而塵埃野馬弗至  
吾前矣並溪之人未有知者子方乃專而有之喜余之  
至因觴於堂上求文爲記遂書其所見如此復徐思之  
天下之物本於無而形於有有者卒歸於無矧雲之忽  
起忽滅忽來忽往哉彼旣強名之余復強言以寔之非  
通於理矣惟其隨時而莫知其神澤物而莫知其德君  
子宜取之以書卷舒之道焉則與雲爲一矣子方尚勉  
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三十終





清江文集卷三





Fragment of text from an adjacent page, showing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 horizontal line.



